審愼錄 單

審愼錄

目錄

檢式

私和勿輕執贓
辜限勿輕加之
同推
堂上朝官同推
三省推治
毆打後毋
弑夫二条
破瀦
降邑號勿罷守令
謀殺妻上典

離異

殺妻 九条

繫打避逅

夫責妻自刺

投床誤觸

刀刺罵毋之妻

辱舅自縊屍親變招

刀刺有子之妻

三女人讒妻乘憤毆打

醉怒妻詘拳踢

毆妻妾用律不可夸照

殺子二条

父兄殺子弟用律

刺子誘人終又糸款

殺弟四条

不待時處斬

不待時處絞

焚燒同已之屍

縊殺不奔喪入賊黨之弟

殺兄嫂

殺侄婦

殺從弟

誣告嫡三寸叔

鬪毆殺死

籍主令踢人

貞女被誣打人

救父打人其女訟冤

捧羅時爭剩穀踢人

被纏刼奸奸女之父自縊

踢殺病人

實因傷處相左

因兄在逓弟為正犯

同醉觸犯傷痕分明

仰卧踢殺將踞其上之人

自刺被刺之分

原謀共毆威力主使之分

私和變辭

為夫借人復讎

乘醉誦符術誤打人

為女寃死打其姑姑自刺

兄弟推諉不爭死

咀呪之獄

疑以盜賊毆打

醉飽内傷等蹅實因揑合

爲妹冤溺打殺其姑

打殺雇工兄弟爭死

夫爲元犯妻投水

貞女打殺強暴者

子爲元犯母投水

踢殺打其病弟之人

貞女刺殺醜誣之女

父被打子不極救

淫女之夫刺殺淫女

奸夫殺貞女

崔特赤獄判付被打病患之分

方世興獄判付正犯不明傷處不的

檢式

初檢規式

某部爲初檢事刑曹甘結據部屬某坊某契居某役某姓名屍身部以初檢亦爲有等以某年某月某日某部某官某醫員某檢律某書員某一同停屍處某坊某契近處到彼爲乎矣上項某屍身乙在置於某處爲有去乙移出路邊某方頭某方足仰卧在置結裹段空石幾立衣服段某衣一某袴一從其數某年某歲量身長幾許尺寸頭髮長幾許尺寸兩眼開合與否口齒開露與否兩臂伸直與否

兩手握與否兩脚伸直與否腹肚膨脹與否身體肉色變
動與否是去乙用醋水法物翻轉洗淨檢驗爲乎矣同日
推考次屍親某役某年被告人某役某年洞任某年白等
刑曹甘結據某屍身部以初檢時矣徒等對衆看審則仰
面段某傷處云云合面段某傷處云云是去乙用銀釵試
驗皂角水揩洗抻入死人口中與穀道移時取出皂角水
揩洗釵色變不變是白置相考處置教味白齊同日推考
次屍親某年招辭云云被告人某年招辭云云同日推考
次五家長某役某年某役某年某役某年某役某年某役
某年白等刑曹甘結據某屍身乙部以初檢時矣徒等對

衆看審則仰合面傷處有無是遺與屍親某等招辭無加

減相考處置教味白齊爲等如刑曹甘結及各人等招辭

是乎等以某實因致死爲有置屍帳并以粘連牒報爲去

乎相考處置爲只爲合行牒呈伏請云云

追配物故檢式

壬寅六月十八日敎曰大抵配所物故亦關人命一死亡以是死必行檢檢必登聞法意槩可見矣然而道各異例或詳錄根因而更行覆檢式節該屍帳而只行初檢既乖同軌之義又欠審獄之政該曹判堂取考各道啓本從詳從略間指一定式後草記仍又校奉知委俾爲準此遵行事式例一通後錄行會依此舉行

某邑爲牒報事今月某日本縣某面某里居某進告內其

矣處保授是在某道某邑來㐌配罪人某自某月某日得某病某日某時量仍爲物故是如爲有等以取考配案則罪人某以某罪某年月日到付乙仍于率祭檢各人等馳到本縣某面某里致死人某停屍處對衆檢驗次四方以官尺尺量則東至某處幾尺西至某處幾尺南至某處幾尺北至某處幾尺初蓋某物撤去次衣服某件等物着持某方頭某方身乙仰卧致死爲有去乙仵作某乙用良次次解脱以醋糟法物醃轉洗身對衆檢驗爲乎矣年可某歲量男人或女人身長幾許頭髮長幾許兩眼口齒兩手脚云云其餘屍體形症與變動肉色隨現詳錄仰合面傷

處有無及刑杖痕鍼灸痕舊瘡痕亦皆隨所存詳錄是遣
試用銀釵以皂角水揩洗抻入死人口中與穀道移時取
出皂角水揩洗釵色變不變實因因何致死的實是齊推
考次某年月日保授主人某年幾許白等汝矣身保授是
在定配罪人某致死委折從實直告亦推問教是卧乎在
亦招辭云云教味白齊同日切隣某等年幾許白等汝矣
洞人某處保授是在定配罪人某致死委折從實現告亦
推問教是卧乎在亦招辭云云教味白齊同日戶長記官
刑房醫生律生將校保授主人切隣作佲某某等年幾許
除問目招今此物故罪人某屍身檢驗時矣徒等隨參看

審則仰合面傷處有無云云因何物致的實敎味爲等如
各人等指辭是置有亦上項物致罪人屍身依例檢驗後
縣上其字踏屍帳兩件印出一件縣上一件粘連上使事
云云

定配朝官作故勿檢

英宗二十八年壬申敎曰予曰使臣以禮古人云士可殺
不可辱今因而乃覺此後關係鞫獄外定配物故中宗勳
之臣及文蔭武下大夫以上曾經侍從之臣勿爲檢驗事
載於受敎

大典通編鞫獄外定配宗勳文蔭武下大夫以上
及曾經侍從臣雖物故勿爲檢驗○士族婦女同

士族婦女殺人者

四十年甲申親鞫時教曰故貳相李貴言若非霍顯王章之及於婦人其宜審慎此後勿論正職雜職其妻及名以兩班者之妻雖犯殺人而正法勿爲檢驗事定式擧行

匿埋已埋檢不檢

四十七年辛卯教曰檢驗雖不實詞證俱備則不當追檢況已埋者乎噫周文其猶掩骼今則至於白骨檢驗予則曰當之者無異再被殺而或有不償命者事之殘忍莫此爲甚此後殺人而匿埋者依例檢驗後自官埋置其他已瘞者勿檢事載於受教

掘檢行否定式 出健陵行狀

正宗元年丁酉夏親行禱雨于社壇田鑾翌日親臨疏決命京外殺獄掘檢之法一遵兩朝受教著爲式初肅宗以京外殺獄不得掘檢有數十年不決瘐死獄中者命開檢一從無冤錄英宗又教以周文猶掩骼白骨檢驗無異再被殺凡匿埋者檢驗已瘞者勿檢有司錯認以掘檢之禁京外不敢開檢廷臣屢以爲言王取覽兩朝受教教曰先朝下教中已瘞勿檢者非禁掘也卽指白骨檢驗也匿埋檢驗者卽肅祖受教不當新定令甲只依兩朝受教遵而行之或有年數已久者無得輕自

開檢啓聞後施行

違法掘檢

二十一年叮晋州私奴大巳獄 判付內此獄掘檢之獄也常漢之藁葬卽永葬不可以卽時掩土歸之於匿埋然而成獄之道臣已爲作故雖不別有處分而丁酉所下受教援據 兩朝下教著爲一定之式則卿等回啓之不爲措辭難免不審推考爲旀此後另加着念而若有不得不掘檢事依受教定式啓聞後爲之事申明嚴飭諸道爲旀本獄以檢驗則四朔發變之後也以傷損則一處疑似之痕也此皆置之當初使之開檢終非法意法外之獄何可

論他乎原案及周下送

私和勿輕執贓

六年壬寅因順興金致乞殺獄曺啓　判付内因此而有提

論者按殺獄者每以行賂私和作爲彼隻之斷案而殺獄裏面至細至密雖使檢官用法物行檢疑晦之端十居五六或至於三檢四檢則蠢蠢者何知其傷處有無乎言詰毆打渠雖有犯而元告咆喝行將告官則不問曲直私和圖生人情之常也受者罪固難赦與者情或可恕倘或不審傷痕之淺深傷處之緊歇而執此私和一事直歸之真贓大非綜核之政按獄者不可不審卿等以此惕念仍將

此意申飭諸道

辜限勿輕加定

正宗元年丁酉本曹判書張志恒夙啓洋人鄭漢龍以環刀擊人膝骨半落被傷人因本傷致命律文中以折跌肢體破骨墮胎者無問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令其致命過限一日而大明律附例有元辜限五十日外若因本傷致命則加限二十日之例而先王朝戊子傳教中殺人辜限其法甚重一或低仰民何能逃其於附註不過一備本事雖或若此者其宜奏請而況傷處雖未復常或因他而致命則皆用此律辜限之律其將去之乎受教既如此

臣曹不敢擅斷敢此仰達 下詢大臣何如 上曰卿等之意何如領議政金尚喆曰雖云加一日環刀之破落膝骨致人畢竟殞斃者其爲殺人無復疑端 先朝戊子下教不過申飭今此漢龍不可不依法成獄矣左議政鄭存謙曰如漢龍之以刃行兇仍至致命者不爲成獄則豈有償命之律乎 先朝下教申飭臨時低仰之弊則今何可持疑於依法償命之獄乎右議政徐命善曰漢龍之成獄更無他議矣 上曰卿等所奏是矣漢龍之以刀斫人自初既有必殺之心其所成獄卽生道殺人之意依例擧行可也○刑曹參議洪義浩啓曰辜限之法元宋以前手足

傷人例限十日至 皇朝始用二十日之限蓋速死處不得過十日之限法意則然而人有強弱之不同打有猛歇之差殊或有拖至二十日而始死者則 皇朝斷以二十日蓋出重人命之意也至於加辜限之法則萬曆十三年刑部舒化纂進條例始有因本傷致死加用辜限之例矣然而因本傷致死最難執定一或差誤死生係焉其不可輕易援用也明矣戊子年平安道錄啓中未經覆啓遽用加限之法致勤 嚴敎伊後京外掌法之臣莫敢引用曾前泮人鄭漢龍以環刀擊人膝骨死於辜限之外環刀擊人其有殺心明白膝骨半落其因傷致死亦無可疑故本

曹啓稟加請用限至有問議大臣後始爲 允許矣大抵
死於限外者率調治失宜鍼炙爭方之致則其傷雖曰因
人其死抑非由己乎自今以後除非金刃傷口咬傷等事
情明白者外勿用加限似合於愼獄之意矣 上曰依爲
之加限之法不可容易始之雖金刃傷口咬傷除非別般
稟旨收議歸一之前無敢輕先成獄之意嚴飭京外可也
同推

堂上朝官同推

肅宗二十一年乙亥本曹啓目黃海監司李徵明啓本殺人
罪人張天翼平問之下萬無取服之理事當刑推究問而

係是堂上朝官差定同推官使之刑訊事體如何吏令攸
司 稟旨矣文武官栲訊觀察使 啓聞藏在法典昔年
濟州判官金雨以殺人之罪囚禁於水原府累年刑推已
有前例今此張天翼自本道定推官刑訊得情之意回移
何如 判付依允

三省推治

毆打後母

英宗十年甲寅龍岡人趙賚敬後母金大阿只自言被毆於
賚敬呈官本道監司朴師洙啓本以爲母子倫義本無生
母繼母之別賚敬毆打其母所當依法同推而 中廟朝

庚午受教有嫡母繼母改嫁他人及潛奸他夫則告訴之
文夫以子告母自有當律祖宗受教亦有子孫告祖父
母父母者不卞曲直依法治之之令而獨於潛奸他夫許
其告訴只擧嫡母繼母不論生母者誠以繼母嫡母潛奸
他夫之日妻道已絶於其夫母道亦絶於其子非如所生
母子之有生身之恩無可絶之義故受教立法似出於此
今此貧敬之繼母潛奸莫石連生二子母道亦已絶矣以
其毆打而置之應死之科疑若有違於 祖宗朝許告訴
之本意臣之不卽同推蓋亦以此而法意義理俱極微妙
非臣淺識所可擅斷乞下該曹議于廟堂而如以爲可死

則固當具格　啓聞如以爲不可死則處置之道亦無當
律並令稟　旨本曹判書尹陽來請議于大臣而處之右
議政金興慶曰賓敬之繼母旣以濡奸至生二子則於賓
敬母道已絶不可以子毆母之律治之工判金就魯曰
先朝受敎繼母則許令告官者似出於無生育之恩故也
而未告官之前母子之名號自如何敢犯手毆打乎若就
子毆母之律慾有參酌而直用寬恕之典則末流之弊何
所不至左參贊李廷濟曰受敎中雖有告奸之文旣無告
官之事雖告官之後猶不當毆打況不告官之前倫常未
絶何敢下手乎不可不依法懲治副應敎金　曰此於春

秋有可旁照之事人有繼母殺其父者其子又殺其繼母議者欲加以子殺母之律其時議者以爲其繼母殺父之時母之名已絶不可以倫常斷其獄當以非士師而擅殺之罪罪之今此貴敬之繼母旣已淫奸生子則母道已絶然不爲告官之前手自毆打烏得無罪云者工判言是矣而至若母子之義則已絶於其母淫奸之時不可以犯倫之律直斷其罪宜加十分商確 上曰若以受敎觀之告官則無母道不告官則母道未絶今貴敬之繼母淫奸則當告官而絶之不告官之前豈敢下手乎渠雖不知有受敎不能告官則豈可以容恕低仰乎且以淫奸爲言則其

毋當用極律豈有其母死而其子獨生之理乎兵判尹游曰貧敬之父若備禮後娶則貧敬母子之義重矣若是花妻則母子之倫非所可論不可不明查定罪 上曰兵判所達是矣令本道查問道啓以爲禮娶的實刑判尹陽來更請議于大臣 上曰金女雖溪奇既不隨往其奸夫尚在貧敬之家則蓋以有母子之名故也母子之名既存則渠何敢下手毆打乎諸臣各陳所見吏判宋寅明曰未告官之前自處以母子則不可以行溪直謂之母道已絕而遽施輕典然直斷以極律未知何如恐不可無參酌處置之道 上曰予意則以爲當用極律不然則世道漸弛之

將必有以此藉口而毆打繼母者律文以爲非所生母則淫奔者告官相絶云者其意深矣必使告官而後絶者正以母子之名不敢自絶而絶於官也其所以嚴母子之分者自在於律文中矣渠何敢不告官而手自毆打乎兵判尹游曰所生之母外律有告官之文果能告官則今無可論而賛敬既不告官又爲犯手罪關倫常金女以淫奸之罪正律賛敬以毆母之罪正律同時正法未知於參酌情法之道何如耶金女之罪既正則賛敬之於金女母子之倫自絶矣直以毆母之文斷以一律或似過重矣判尹趙○○曰當初若使賛敬告於官家則豈有可罪之端而既不

能辨此有手犯毆打之舉誠可謂傷倫悖義而直斷一律
或似過矣副提學李宗城曰自　上欲用極律者蓋出於
正倫敦化之意而旣以淫奸之罪斷金女以處絞又以子
毆母之律置貸敵於極典恐爲未安然　聖教未告官之
前母子之稱謂尚存者甚爲精微不可不十分參量於情
義倫法之間也　上曰世衰民亂三綱幾乎斁滅以律文
觀之告官之文可謂纖悉矣未告官之前母子之義尚存
爲其子者焉敢毆打以上殺下猶可原情以下犯上更何
參恕其在勵頹俗樹三綱之道決不可議其輕律而諸臣
所達若此王者用法宜其審愼更議于諸大臣右議政金

興慶以爲臣於筵中旣以不必用子毆母之律有所仰達
令無容別議奉朝賀閔鎭遠以爲大阿只淫奸親屬至産
二子而贊敬愚蠢不能告官則是母道未絕也母道未絕
則其所以毆打者乃毆母也今或以繼母淫奔之後則母
道已絕爲言而此有不然者以南子之淫亂而先儒斷蒯
聵以欲殺母其說在於論語集註何可謂母道已絕乎蓋
蓋贊敬以遐方迷騃之人初不能告官而毆打之擧出於
衝痛之致則原其本情誠可矜悶而事關倫常只論大體
何可以此有所原恕乎 聖敎所謂母子之誼尙存更何
容恕云者義理嚴正臣不敢容議 判付內當初下敎意

在重綱常而頃者諸臣之議皆曰可生大臣獻議又復若此嚴刑二次後減死定配金大阿只依律處絞

弒夫二条

破瀦

宣祖二十五年壬辰命議弒夫罪人破瀦之律刑曹判書李恒福議曰破家瀦澤之法不見於刑書始行於邾婁定公之時亦非定公所自創爲蓋三代之際相因行之者也觀定公之言只擧臣弒君子弒父者爲破瀦之典不擧妻弒夫一節則意必有在而我國亂前亦因兹言只行於弒父之家不惟其時領府事臣尹承勳詳記而明言臣亦能

訖之亂後柳永慶倡爲弑夫者亦當破瀦之議已行於弑夫之家臣意不然我國據而行之者只依定公之論而不見於他經則何可別出意見枝上生枝行所未行之法

判付依議

降邑號勿罷守令

肅宗二十二年丙子禁府啓曰弑夫罪人愛禮旣已承服正刑降其邑號罷其守令等事當依例擧行而甲戌年因領議政南九萬劄辭勿罷守令只降邑號以準十年之限事已有定奪今此愛禮所居只降邑號子女爲奴等事依法典施行何如 傳曰允

謀殺妻上典

肅宗八年壬戌金川孫汝述婢夫貴福厭其妻之仰役率妻黨數十口乘夜逃去恐其追蹤踰嶺之後欲放砲殺汝述而愛香戒龍則以汝述弟汝曾之奴婢聞謀害上典之語而不卽發告反從貴福之指嗾因道臣洪萬鍾啓本本曹啓目大明律謀殺人條謀而已行未曾殺人者杖一百徒三年此則凡人之謀殺而已行未曾傷人者非指雇奴與婢夫而言也謀殺祖父母父母及期親尊丈已行者皆與奴婢雇工謀殺家長者罪同云雇工與婢夫有異而法典無擧論之文死罪以凡律論斷不知妥當貴福之謀殺

妻上典若以凡人謀殺人之律施行則太輕若以奴婢雇工謀殺家長之律施行則太重臣曹不敢臆斷請令廟堂稟旨臣㦲愛香戍龍等雖有知情不告之罪俱是同生家奴婢則與本上典有間似當減死定配伏惟上裁

離異

肅宗三十九年癸巳臺臣請離異兪正基妻秦英　命議當否禮曹参判閔鎭遠議以爲秦英之性行不順許許其夫人之所共惡也擬以七去固無不可第聖人旣垂七去之訓其下又有三不去之語欲使後之爲家長者參情理酌輕重而所以處之者不失忠厚之意非若國家法典之一

定而不可撓也且去者其夫去之也離異者朝家使之離異也今日泰英之離異當否宜以國法爲主按大明律妻妾毆夫條曰凡妻毆夫者杖一百夫願離者聽今之言當離者皆引此爲言泰英雖悖未嘗有毆夫之事則此不可謂當律也夫我國異於中朝婦女適一無改故旣離之後無所於歸此王政之所宜矜恤也設令其罪襯合於此律猶宜審愼今乃以泰英情狀之可痛强擬於毆夫而謂可離異則日後三尺之典將隨一時之所愛惡而任意低仰法何以見信於民耶取考本曹離異謄錄則逆家女被擄女外未嘗有以性行悖惡許離者若或一開此路則非毆

夫而願離者皆將引此例而許之閨門妬恚之際好惡無眞婦女之無辜抱寃者將不知其幾人此豈非後弊之大可慮者耶況今其夫已死離異二字元無可施至於合櫝合葬與否亦不係於離異之許不許惟當一任本家之所爲朝家事體何可爲此之慮而創設夫死後離異之法乎

命依議

殺妻 九条

繫打邂逅

正宗五年辛丑任實人金永化毆打其妻林召史致死道 臣徐有隣狀啓此獄傷處實因俱爲明白論其法意固難容

貸而第伏念殺獄償命非但按法亦有化死者雪寃之義是以在他人固不可區別而在其妻則或不無參量蓋夫之於妻倫綱所屬至近至密與他自別雖以亦化伊夜光景言之夫識席妻緝麻相對私語人情天理豈有殺心相加而猝然發怒引槳揮打避追致斃實出無心固不可以故殺論而況其一子一女逐日泣訴於營邑之間者亦足矜惻恐不當以凡獄一例倫斷參互情法傅生之議亦或一道以俟　稟處李曺判書徐浩修回啓以法則傷處狼藉斷無容貸之理以情則乘憤一打本非故殺之心道啓所謂偶然傷殺在他人不可區別在其妻則不無原恕者

深得參量　上裁　判付內唯此獄事不待多辭道狀之跋辭曲盡人情旁通事理道其原怨之端緒則曰在他人不可區別而在其妻不無參量論其暱寄之光景則曰夫織席妻緝麻相對績燈私語昵昵人情天理豈有殺心相加使爲永化者自明其言無以易此又使被死者有知其心必當飲感至於一子一女之彷徨泣訴猶屬餘事朝家自見此文案不待卿曹之覆奏已嘉道啓之精詳檢驗雖曰狠藉情法互爲輕重特從次律嚴刑酌放

夫責妻自刺

同年端川李得龍妻金召史含憤自刎因道臣鄭昌順禀

啓曹同啓刺痕既在食氣嗓與無寃錄食氣嗓斷生前自
割之文符合長爲一寸五分與無寃錄若用小刀自割可
長一寸五分至二寸之文符合實因之爲自刎明白無疑
雖以人情言之三年結髮一子在襁則縱有大段反目之
端固不以刃相加得龍之於金女素不失和不但舅與夫
之言李昌祐父子亦已證之半夜同室之内曳出刺殺决
是常情之外而設使有行兇之心則抱其兒置其側尤是
事理之外當初嘖言不過秋衣之未及期則金女憤恨於
逐送之說竟至自刎眞是渠之不幸有何可疑道臣酌决
之論儘有意見獄體至重不敢擅便・上裁 判付内推

之人情决是自刺叅以事理必非被刃元不失和之狀不但辭連諸招莫不爲然屍親家屬亦皆立證被夫責諭愧憤弸中不知不覺至於自刎者由於女人之褊性決是無疑之事遽以得龍謂之手犯屢年逮係連加訊推大非審克之意其在獄體所宜白放謗不云乎非汝牛角何壞我墻者政爲龍得道也有難釋嚴刑放送

投床誤觸

同年臨陂人石奉伊毆打其妻韓召史致死因道臣徐有鄰稟啓曹回啓以食床打妻竟至折腦萬萬究覈而細究招辭則追悔慚痛之狀不無一段人心鄉曲貧民相依爲

生者惟是其妻況同居二十年又產六子女以何心腸因一至微之事故打其妻而至於死境乎憤頭投床不過欲碎食床而已其妻之觸傷誠是不幸厥女憤毒未消經夜露處引風傷破至於致命寧欲同死下從云者恐非粧撰掩諱其娚實緣羞愧云者亦似實際此獄與任實金亦化事略相彷彿道臣之一體論斷者深得獄情合施罪疑之典而殺獄體重不敢擅便　上裁　判付内此與任實金亦化獄事可謂將無同原其本情初無欲殺之心觀渠自服之招益驗其信然渠與渠妻二十年同室居生産六子女情誼之和好此可推知當其因微事相詰之時渠在房

內妻在庭中話頭轉激憤心猝發不知不覺之際將其方

食之床擬投厥女之前者非要故害直欲虛喝也卿曹回

啓中其所投床不過欲碎食床而已其妻觸傷誠是渠之

不幸又以爲厥女之憤毒未息經夜露處轉至致命云云

者可謂畫出眞境且閱渠招渠有十歲女息而隨渠入獄

晝夜呼爺雖欲遠然哀彼女息無以保生之說想其情理

亦甚慘惻朝家欽恤之意旣施於金亦化則奉伊之獨漏

一視之澤有乖綜核名實之政減死定配

刀刺罵毋之妻

六年壬寅忠州李二金刀刺其妻元每𢆯日致死實因被刺

道啓元每反唇罵姑無日不然則二金之爲毋刺妻有異

道啓元每反唇罵姑無日不然則二金之爲毋刺妻有異
私鬪律文中擅殺之夫罪止杖百者以其妻妾之於舅姑
無論毆罵已犯死罪故耳歸之擅殺亦有當律云曺田啓
判付内　大明律旣有妻妾毆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
擅殺者杖一百之文今此二金之罪犯旣合是律則準律
酌决實爲允當李二金依丕律勘放

辱舅自縊屍親變招

八年甲辰安東金驗尚毆打其妻金命丹實因被打道啓命
丹被打參證無人而脅彼稚騃之命辰至有發告之擧及
其撿時命辰以自縊納招則打殺之説無可憑之證云曺

田啓腦後紫暈可斷卽死之形證檢狀縊痕決是死後之
縊以命辰變辭起疑者未知穩當云 判付內語其情則
結縞之初也問其事則涸麻之微也不勝訟庭之憤終有
語屋之拳而被打則無執捉之贓自縊則有彷彿之痕不
可以疑似之跡勒成重案腦後之痕不過柔軟命辰之供
自歸誣罔則血杖血衣便沒下落亦不足執此爲說娶妻
卽所以孝養其親而今也不然不從不順於其夫又從以
辱及其舅則爲夫之心憤痛惏惕當如何哉縱使驗尙乘
憤猛打因此致命猶當有原情之議況杖屨之說初不真
的者乎大抵毋論爛傷死被打死自縊死勒縊死金女之

死既在於與其夫言語之後則謂之由我死可也直歸之於故殺之科則恐非審克之論依道啓稟酌決處之意分付

刃刺有子之妻

同年京囚奴三漢刃刺其妻九月即地致死實因刃傷雪完決三漢之於九月十八年同居四子女生育則雖至愚下賤豈無夫婦之情而一朝乘憤手刃無難其兇獰頑悖已無可論嚴刑得情何如　判付內殺人而有償命之律欲以慰洩幽冤也其夫犯無情之罪而抵故犯之辟畢境至於代殺而後已則死女之心必不以爲快又念渠之兩

稚子或免襁褓或在乳下渠死則渠母亦無収養之人然則難爲四人并命盡非浪語朝家所以惻然垂憐三致意於此文案反覆參閱不覺夜漏之將徹者此也去春諸道之審理似此罪因必皆付之生科今亦豈可異同三漢嚴刑三次減死因本役爲奴定配所押送

三女人誘妻乘憤毆打

同年開城府徐仁行毆打其妻李召史翌日致死實因被打仁行箇箇承款具格啓　聞曺啓報議政府詳覈施行

判付内仁行之於其妻以十數年同室之夫婦素厚結髮之意毫無反目之事販商之行纔返殺越之變繼起仁行

亦人耳豈或無所以然哉未白史郎仁行之兄嫂也捉出吸草看冊之說崔名史郎仁行之叔母也捉成救火叱姑之譏二三部藁鞋忽作話欄五六度箠鞭便成稆襆三女成姦一辭揑虛籍令仁行不殺其妻其妻之命在於頃刻矣仁行離家十餘月始得還家于是時也不睹候門之笑話但聞入厨之啼語繼又有其母盛傳其妻之過惡從以兄嫂也叔母也競把烏有之跡至發牛咬之誚爲仁行者腸非木石惟其愧恨傷憤之心必有綳結蘊蓄于中者而然猶忍任之對其妻但止掴叩而佯唱則其無必殺之心據此可知及其盈車之謗未已敗船之報踵到以此以彼

自不無無聊不平底意思面潮方暈肚火橫亘於是乎綁縛拳踢之交是誠可已而不能已處不聞好消息豈有生世之樂云云徇彘之屬必有牝牡之愛云云者可見本然之不泯自行檢之日隨問便對一一自服備陳醉裏之眞情不念死中之生計謂之善處其變則未也其心則不出故殺人孰不諒之況且其妻發怒自搏旁外翻身墮指陷過數三次則亦不可專諉於仁行之猛拳毒踢因以致命徐仁行減死定配

醉怒妻訕拳踢

同年新溪朴春福足踢其妻姜召史翌日致死實因被踢

道啓結恩七年連生二子則可知其平昔好合之情矣適於伊日夫醉妻飢厨烟不起室謫交徧無周變之謫自歸歙然不除蕘之責殆近蔑如則癈性無恠乎扺頼本情非出於反目詬罵不絕於女口憤怒層激於渠心或打或踢豈料因此致命乎情法之間或有可原云書田啓　判付內年前於湖南金永化獄事因道伯議啓特傅之生路春福政類此常漢夫婦鬪鬨無端少有違拂則爭爭之過則打或夕拳而朝肥或下詈而俄嬉怒則火熱喜則水融不可一槩論也春福之於姜女同居七年連生二子情則好矣特以身爲男子不善俯育尋常愧恧着在肚裏兮其自

外入室也廚烟不起室謫交徧乘醺拳踢不着緊歇此豈有戕害之心而然哉殺獄之故犯避迫雖不可遽然而此等處儘合商量不醉之永化尚已原情使酒之春福豈可斷法特爲減死定配

毆妻用律不可旁照

十四年庚戌石城田京得跳打其妻吳召史第三月致死實因初檢內損覆檢內傷道啓常漢雖無妻妾之可論後者爲妾則律之以大典夫毆妾至死者有杖配之文似不可仍置償命之案云曹回啓 判付內夫殺妻之獄除非情理之切惡多付辜恕之科至於此獄尤有異焉道伯亦言

非妻非妾則杖配之律果有所據而常漢旣無妻妾之分則令以後獲之妻直加以妾名觧之曰後者爲妾又斷之曰大典毆妾至死者杖配云者道伯事難免率易殺獄體段至爲嚴重用律旁照不可臆斷而以妻爲妾仍用毆妾之律層節屢轉後弊所關厥漢杖配道伯推考

殺子 二条

父兄殺子弟用律

肅宗二十二年丙子本曹判書李世華所啓故殺子弟者律非當死而甲子受教以一罪論斷丙寅受教以依法文施行而情節痛惡者則隨時稟定定奪故往往以一罪論斷

今後則此等罪人以一律論斷事稟定後入於啓覆似爲合宜矣 上曰依爲之○同年傳曰頃者三覆時葉已下教而 皇朝本律昔年受教皆以重倫理而受教中功害二字 聖意深也而秋官因此受教父殺子兄殺弟尋常皆置以一律極涉非矣功害二字若不細究其將如前泛忽其功害者用意之至陰慘也噫悖子惡弟之殺無赦者爲其父爲其兄雖杖而因殺豈可比擬於功害陰慘況誤殺過殺而無他用意之陰慘而過爲比擬此律哉大抵償命者爲其被殺者之寃西銘亦不云乎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以申生之孝心其前定抱寃於其父乎此猶然

矣况不近於坊害陰慘而置之償命之律則何以慰孝子
順弟之心中夜思之不覺惕然更爲下敎以此分付京外

刺子誘人終又承款

正宗六年壬寅中和金慶元刃刺李共元卽日致死實因被
刺其子大奉擊錚原情內矣父慶元賣酒資生李甘丁與
其子共元來飮之際甘丁拔劒刺共元腹曰吾殺悖子何
關罪戾云共元致命後甘丁告官曰矣子刺殺令本道嚴
査云道啓慶元爲元犯毫無可疑嚴訊得情云甲辰更査
後本道啓以爲共元被刺時同坐一房者慶元與甘丁則
求其元犯果是伊誰云 判付內白晝向刃情則狠黠而

第放肯緊其說不過是沒把捉凡事無出常情對其父刺其子而爲其父者捨置垂死之其子汲汲歸家不欲顧見此誠理會不得處如無甚麼隱情必有別般奸狀朝家於此不欲索言其起疑之端付之本道另行按查該道伯似已領會微意而及其查啓其說則懸空架虛其事則愈往愈晦道伯事誠甚踈忽向欲發緘問備而姑且置之到今諸道獄案躬自看閱凡爲幾十日矣旣知其十分疑晦猶復如前任他是豈審克之本意似此疑獄必須按例究覈可得情實大凡殺獄一番成案之後道伯視若鬼録推官認作鐵劵明知其可反之案可生之端或拘於顔私或厭

於省閱不欲措辭於其間安在其重人命愼獄體之意也卽令該道伯詳覈狀聞本道查啓內甘丁不得盤詰多年隱諱之事一朝直陳誠非始慮之所及故反覆窮覈終始一辭惟願速死而激憤於處元務恐於其子非出必殺欲爲示警云者可推其實狀處元之橫罹自歸脫空甘丁之自服可見天道甘丁定爲一罪云 判付內此文案始欲參情究法終不因跡起疑不得已措辭判下觀此查啓中供招大有係於倫常所謂哀矜而勿喜者政爲此獄準備語三堂齊會詳閱禀處曺回啓 判付內此獄之以處元斷爲元犯者凡幾年矣天下之事不出常理爲人父者目

見其子之被刺於人而不即地反兵乃反汲汲歸去者求之常理寧有是耶此等事情本非難曉而檢官之意直以甘丁則其父也理無可疑處元則路人也事或難明故偏主先入之見硬定必死之案獄上之後以其事關倫常自朝家不欲起疑於不當疑之地特令更查者槩有微意而查官之見又一如檢官之見其所發問取招無所鉤深摘隱於是乎自朝家不獲已起疑判下設置有司之意豈禀使然哉今則獄已具矣情已輸矣處元之冤始暴甘丁之惡始著以此推之則八路重獄如此獄之冤者將不知其幾寧不惻然自卿曹將此判下行會諸道凡檢官查官各

細心體究無陷失入失出之辜甘丁跡其行兇殺之無情續典一律若爲此因準備而方其未得情也惟恐其失刑而及其得情也反惻其傷倫哀矜勿喜者政指此也況其掐中畧欲示禁初無殺心云者亦或使然特爲減死嚴刑二次絶島定配處元德患共元使之得罪於甘丁者即處元也激怒甘丁使之逞憤於共元者亦處元也詐出奪田罪著由我其在懲後之道不可以四年滯囚而遽然白放令道臣酌量勘放

殺第 四条

不待時處斬

肅宗二十一年乙亥因京畿監司啓本本曹啓目權增與其子斗白其壻朴莫立等同力戕殺其弟權培夫妻及子女三人 大明律兄姊毆殺弟妹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故殺同室弟妹者絞癸亥受教父殺子兄殺弟者罪止杖徒先朝受教定爲一罪丙寅受教父母殺子女用意兇慘者雖斷以一罪隨其情犯該曹臨時禀啓臣曹不敢擅便依受教仰禀 上裁判付內并不待時處斬

不待時處絞

二十三年丁丑黃海道奴夢日打殺其弟夢立因道臣李德成狀聞本曹啓目 大明律兄姊毆殺弟妹者杖一百流

三千里乙卯受教故殺弟者以一律論斷甲午議大臣啓目判付內徙令以後一依律文施行如有情節痛惡者攸司之臣臨時稟處事判下律文受教如此 上裁判付內一罪論斷不待時處絞

焚燒同己之屍

英宗十年乙卯黃海監司俞拓基啓李金貴盜焚燒同己之屍請令攸司稟 旨勘律 下詢大臣右議政金興慶以爲律文內殘毀他人之屍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棄毁朞親卑幼之屍者杖七十徒一年半此律太輕而至於一罪恐或過矣 上曰此何故耶用佛家之法耶對曰俗所謂瘵

疾一門傳染盡死故鄉曲愚氓畏其傳染爲此不忍之事誠可痛惡矣吏叅宋真明曰原其情則雖出於無識此累無前之變怪也治國之道無大無小思其流弊預爲隄防不可不從重科斷矣 上曰我東以禮義之國素稱小中華而渠生禮義之鄉敢行滅親之事右爲痛駭吏曹叅判思患預防之說是矣極律則太過嚴刑三次後絶島定配可也

縊殺不奔喪入賊黨之弟

十四年庚戌京囚李慶恭勒縊其弟起得即地致死實因被勒慶恭指內起得偷賣祖先神主櫝杴捉入賊黨受刑捕

聽毋死不奇喪故議于從祖德培而縊殺之曺完決慶恭
縊殺其弟節次箇箇承款而法典父殺子兄殺弟罪止杖
流如有情節痛惡者攸司之臣隨時禀處如此傷倫之獄
不可擬疑於杖流之律而實合於用意兇慘之條所當直
請結案既有隨時禀處之文　上裁李德培以其尊行年
長不善教率有此倫常之變參酌懲治云　判付內情固
慘毒事非獨辨而無端當依本律施行而渠祖德培爲指
使依此自本曹酌量照律曺草記　大明律曰其兄毆殺
弟及伯叔姑故殺係孫者各杖一百流二千里同律又曰
聽使者减一等李德培既置指使之律則慶恭當勘聽使

之律若依此照勘反有輕重倒置之嫌依酌量照律之
命慶恭德培等幷杖一百徒三年照律云　傳曰本事登
諸文簿徒閱風化且今宥配之時不可發配慶恭德培等
以降充之律更爲酌定曹草記攷法典降充之律旣無
襯合之文充定外邑與發配無異恐有違於宥配之　德
意幷於殘司充定奴案云　傳曰允

殺兄嫂

正宗九年乙巳長水崔汝貴毆打其兄嫂李召史經夜致死
實因被打道啓毋論汝貴與一貴果若毆打翌曉致命則
李女必無忍痛緘口之理而切隣一無所聞辛女之援告

其夫既云承順夫志汝賢之自當欲代兄死則良心可見以誣夫之言爲殺嫂之因者有關風化強其疑而斷重獄有非審克云曹回啓 判付內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具彝倫也國之所以爲國者以重風化也無是則其將人不人而國不國矣比年以來朝家之歲行閱獄者奚但求生於必死以寓導迎之方而已哉殺死之變或有關於綱常之際無欲行扶倫彝定風化之政此獄之蔑倫傷風卽是前後殺獄之所未見者看詳屢回不覺矍然而驚惕然而懼到今折獄反輕扶倫爲重先定風化次論獄情可乎大抵婦之於夫其恩義之重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三從之托

在焉百年之好在焉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伉儷之誼顧不重歟此獄辛女之事卽一變恠渠夫則以爲兄代死之心回顧獄中丁寧密囑者可見本心之不泯而夫之所命亦有順受不順受者夫之與叔果孰重孰輕孰親孰踈也設令汝贊真箇有犯手之事其夫則爲兄替當其妻則爲夫曲護此是天理人情之所必然若欲念其夫友于之情慼其叔寃枉之狀則伊夜之事渠既祭看挺身爭死亦何不可當其行查之初也道伯之一問於辛女者猶或諉諸審愼而及見辛女之招爲道伯者宜動念於傷倫之變致察於違法之誣不惟不此之爲兄弟之間首從遽換狀牘之

題醜拙畢露以其妻一言之忿憾逆其夫三尺之斷案既墮之倫彝至此而盡掃地矣始於不當問處起疑末於當扶植處放過既失按獄之體又乖宣化之責事係彞倫不可以年久而容忽當該道伯嶽職卿等推考雖以獄情言之李女以失行屬官之女一出崔家便成路人夫婦之誼既絕則何論乎嫂叔之東之西任其所往觀於節日之不還可知其無相見之心況站裏寄宿之時橋頭承訐之際俱有叅證之人則一貧償命已涉無義又若汝貧當其兄在家之時去帷之嫂半夜叩門則拒而不納已示斥絕之意迫然後受不過疇昔之誼其生其死于汝貧甚事在傍

之藥褁既係明證左肋之傷痕宜付自觸大抵李女被逐
之後漂泊失所身世悲凉抱子徒歩已判歸死夫家之心
及見其毆逐備至飽經困辱則不忍一時之偏性乃有三
更之自裁前後事狀不過如斯檢官雖以殺道之不變歸
之於被打嘗聞脹毒意者其毒在上況初不能如法檢洗
者守田前由後李女之脹毒致死明若觀火而汝賢之多
年滯囚備受拷掠此果何許獄體汝賢以此　判付曉諭
後卽爲放送辛女罪大惡極論以王章決不宜生出獄門
汝賢今既白放合有衆怨之道令道伯嚴飭地方官嚴刑
絶島限已身永屬官婢勿揀赦典以示朝家重倫敎風之

政

殺侄婦

十一年打安峽李堰鈕縛侄婦具女投水致死實因被人投溺監司李時秀啓本具女孀婦也不堪窮獨至於淫奔而李堰聚族合力縛之於衆人之中投之於大江之邊壓之以大石究厥情狀萬萬獰頑嚴訊得情云曹回啓 謹按大明律弟侄毆殺者杖百流三此獄原情定律實非可議於償命以此律酌處恐合事宜云 判付內道狀則欲置償命之科曹啓則反屬貸死之律未知於何酌定法理之外情狀絶悖情狀之外亦関倫理似此獄事有難遽决

卿與亞三堂具意見論理田啓曹田啓姪與姪婦服制各
異則前日以侄杖流之律傍照其侄婦恐未穩合　大明
律夫屬相毆條有曰尊長毆傷卑幼婦妾至死者絞何必
捨準備之律援傍照之例乎　判付內更令新道伯論理
狀聞戊申曹田啓更問前道伯則李時秀以爲用意獰猾
實無可原云李致中以爲用意凶慘亟施當律云　判付
內最初旨讞別出疑端且援　大明律以證其不當償命
仍以性大之徑斃又歸一獄兩犯至有杖百流三之請毋
問道伯三詢本曹欲聞其同異之論者出於重獄體重倫
理而兼寓懲頑惑俗之微意也到今若曹若道若邑之啓

扶隸純然一辭而前伯之見亦無參差但從當多議施行然其所引律文各有可據所坐事件亦係不輕一問大臣後決折矣右議政李性源以爲其女之於李堰則侄婦也性大則親妹李堰之戕殺固已凶慘而性大懸患紺縛忽解喪帶助縛孀婦抱石投江之際乃反拳踢交加此獄元犯非性大而何論以獄體以性大爲干犯以李堰爲元犯者未免失格李堰償命一款恐無可論云右議政蔡濟恭以爲李堰誘引其女鉗縛投江以十餘大石壓其屍體及其掩瘞鉗口之萬猶不解給苟有人情豈可忍乎李堰之償命於法無疑云　判付內左右相所見參差後日次對

指一禀慶巳酉李堰子重喆擊錚原情內矣父年今七十
乞蒙 天恩云 判付內毋論獄情訟理年七十人作為
元犯一向牢囚大是法典之外其委折令該曹查問該道
待報來具由草記啓 回啓臣沈頤之以為縛鉗投水無非
李堰所為若以其性大之庚死致慮於一獄兩犯遷議惟
輕則骨肉相殘難保其必無嚴刑取服臣李義綱以為其
女既有鄉班之名則瀆亂風教之罪生亦難免而李堰則
夫叔性大則同氣論其罪犯比堰乞重而既已杖斃兩人
並命恐非審克云 判付內前後道伯之見既皆參差問
于大臣亦及卿等而其說各有所據更令時道伯細閱前

後文案仍又一首親執按查則面稽言聽之際豈無可知可徵之端而李堰之生與殺亦果有關於陝俗之懲惩俱非遥度可執處以此判辭行會該道行查畢別具意見狀聞又自本書粘連論理稟處五月道臣李度默查啓具女淫穢之行傳播則李堰之因此戕殺亦或無怪云胥回啓判付内向來判付已有示意者而藉使他人犯此殺變尚可謂之至冤絶悖况媤而猶父家而甥兒未見蹇裳之真贓只見捘捋之風傳不究虛實直至戕殺喪帶以助縛之江石以疕沲之想其光景有不忍道則兩因所爲可謂倫理斁而人理滅矣此等處風教爲重治理反輕毋論元犯

干犯但當並置一律以慰孀女之魂而然在審克之道所貴博訪而處之故詢于大臣刑官暨前後道伯而區別隨從之際雖有一二參差之見要之皆曰可殺當初造謀專是李堰而性大卽不過加功耳猶以徑斃爲可痛則窮兹堰乎到今獄案別無更覈之端以此分付道臣道啓結案取招云啓報議政府詳覈施行云 判付內依允○

庚戌別諭內李堰之獄以同氣之親使之至於死者卽具性大而符同性大備施毒螫手勢者卽李堰也屢詢僉議皆以堰爲可殺然正犯干連之定執初未十分稱停性大先旣瘐死於獄中是一獄兩死觀此卿等之跋語以一獄

不可兩死株探輿論敷陳又如此朝家豈或持難擬嚴刑放送

殺從弟

十五年辛亥錦山林賁儀以喪杖打其從弟日同翌日致死實因被打道啓喪杖作爲傷人之物殺變出於同堂之親大明律同堂弟妹故殺者絞同推云曺回啓 大明律同堂弟妹毆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故殺者絞賁儀之以兄責弟事理無怪既非造謀又非捧刃則反覆參量未見其爲故殺所當依本律決處獄體至重 上裁 判付内錦山因林賁儀故與毆殺活所關而卿與道臣之意見雖相

矛盾亦各有據大抵毆杖則喪杖也殺之者從弟也法律之外所爲痛惡道伯之斷之以死律不可謂誤用法然以卿說更究斷例毆云則可故或過情若此則贊儀之用毆殺律無所不可事係至親間殺越其在審克之義有難遽然決折問于大臣稟處曺回啓問議于大臣則左議政蔡濟恭以爲贊儀之發憤一打或非異事而適撞要害遂至不救豈贊儀之預料哉贊儀之殺日同非出故殺刑官之欲當之以毆殺律亦不可謂無意見云大臣之意如此

上裁　判付內依大臣議施行

誣告禍三寸叔

十三年配本曹啓曰罪人沈和鎭招内矣嫡三寸叔不愼言語不許人之有無或發驚心之言一家人亦有聞之而駭然曰此不變通將有難保家族之禍云故矣身往見嫡六寸果有酬酢云 判付内所謂沈和鎭削籍降爲庶人付之攸司先問棄嫡之謀次覈誣叔之罪予意在於扶倫而正俗大抵叔猶父姪猶子猶子而告猶父何異於子告父籍令渠之所言是實是信不知父子之倫常者能識君臣之分義乎揆以王政決不可聽施況沈埉爲人每認以樸愚自初以不聞於埉牢定者非特爲渠地而已且近來告訐成習看作謀逕甚至有和鎭侄告叔之擧此而不已

將使奴焉而告主妻焉而告夫躑躅之漸不可忽也以誣
叔奪嫡置之當律渠安敢發明況渠招中云云便可謂半
承款第有一事合商量者青平家無論遠近嫡庶本派血
屬只有杞鎭一人杞鎭死則青平之後斬焉絕矣且杞鎭
之以渠家內事往議於前郡守沈載鎭也只以憂變當否
與之相議語次間雖發登徹二字渠既無自告之跡則誅
心之律止於島配或不至失刑杞鎭依昨日筵敎加刑絕島
定配

鬪敺殺死

藉主令踢人

十三年己酉仁川戍三特足踢金福老末第四日致死實因被踢因道啓曺田啓三特恣意撲踢之後又藉其上典之勢縛置於曝陽之中笞治於垂死之際立視昏窒漫不動念者不可責之以尋常而及其上典酌配之後變辭推諉情狀究竣另飭同推云 判付依啓甲辰曺啓 判付內因他入厨之事毆渠近洞之人手勢之慘毒屍帳之痕損殆無餘地酒店張爐要爲延客之資則福老末吸烟有何抵死之罪公然拳踢交加遍甬臍肚俱傷以至第四日致命渠雖欲百端粧說烏可免償命之律元犯上典朴義撰顧藉豪奴毆打民結縛之不足揺撻逮夫戍獄之日乃

敢空家而逃雖異造謀難免元犯而旣受六次嚴刑又被千里遠配姑且勿論三特之指告義揆顯有推誘底意實是風化所關卽此一事可謂罪上添罪三特姑令依前同推○庚戌別論內戒三特之獄甕裏無酒旣未買賣厨下燃草本非罪過而謂以擅入先慈閙端者固是三特之作俑茅因廊奴之微事忽加上典以醜辱則其在犬馬之誠宜效鷹鸇之逐而姑且忍憤初不下手及其朴哥之分付捉入金漢之不卽就縛之後始乃揮之踢之則其所揮踢雖或謂憑藉於主威亦不可都歸於私毆且加應伊金之同時足踢死者發口厖親納供而證絶階梯事屬疑晦畢

竟朴哥之牢結猛笞又在此際者乎然則金漢之致死總由三囚而三囚之中若欲區別首從則不得不三特爲歸而大體論之其所區別無甚懸截亦爲放送

貞女被誣打人

二年戊戌陽城洪召史喪其夫守節矣隣人朴世永以洪女潛奸產胎到處傳播洪女之夫兄金炯洙詰問世永之時洪女持杖毆打以至致死洪女自服而屍親以爲炯洙結縛打頭因爲致命云故炯洙三次同推至於杖斃則洪女變招以爲家有八十老姑男丁只是炯洙一人矣身青年寡女生亦無益納招自服要爲圖脫炯洙之計炯洙今已

死矣矣身一女人豈可打殺男子乎道臣鄭尚淳結辭世永壯健男子也安有坐受兒女犯手之理乎炯洙自當爲元犯而今已致斃則死者之冤可以伸矣一人致死二人償命恐違欽恤之道附陳愚見以備 睿處 判付內洪女爲慮老姑自當元犯猶可見秉彝之共得以次律酌定

救父打人其女訟冤

大典曰其父被人毆打傷重而其子毆打致死者減死定配

同年青陽處女金召史年十六爲其父以瀕擊錚鳴冤行查本道道臣李命植查啓李春永之死傷痕狼藉證左俱備則以瀕毆打致命斷然無疑而謹按續大典有其父被

人毆打傷重而其子毆打致死者減死定配之文然則以瀕之償命與貸死惟在其父尚德之傷重與否而尚德雖血流衣裂别無所傷則不可以傷重論以瀕之當死亦斷然無疑但金召史閨女出血爲書再呈本縣三呈臣營其辭至爲悽苦其情極可傷憐有足以感結人心者昨年審理時諸官亦以爲事係爲父宜有參恕云而臣意則原情恕罪乃係自上之特恩非在下之人所敢仰請故不敢置傳生之科者蓋以此也請令該曹稟處不待本曹回啓直爲判付內向聞青陽童蒙女金召史擊鼓供辭語極悽切情甚矜惻考其前後詞案金女之呼冤固是人情當然之事

律文內以爲其父被打傷重而其子毆打其人致死者減死定配則以灝之父年迫八十被人毆打血染於衣喘急於吭則豈非所謂傷重者歟爲人子者憤頭猛打不是異事雖無續典減律之文此等獄事宜有参酌之道金女之痛父非命斫指血書則又至五六次之多此尤足爲感動之一端金以灝減死定配

捧糴時爭剩穀踢人

同年安城奴介男入於本曹議啓先是壬辰介男足踢尹明俊第十一日致死至是議啓介男以豪悍官奴身爲捧糴倉直因渠數掬落穀之添入斛內以枰猛打以足亂踢

致使殘民終至殞斃嚴刑得情云　判付內大抵貧民納
還艱楚之狀朝家常所矜惻妻舂米夫織席甁罌傾儲粒
粒辛苦間或有秉穗之所出不能當庸租之所入則賣耕
犢鬻炊鼎或債或貸惟恐未及趂期官人嗔已及到官庭
也管庫胥儈之輩從中俯仰殆無限節勒捧手剩而猶以
爲零縮各給尺文而亦有所徵索轉至毆打而不止越視
愈甚秦求無已雖欲入官府呼訴又從以阻搪之唉彼貧
民亦何辜也今此介男獄事即是反隅處假使尹明俊還
穀雖不盈包於屓何死而忽怨不必怨之事敢打不當打
之漢將此穀枰而擲彼腰背乃至殺死之境而實因既如

是狼籍證援又如彼明白足踢之說渠亦自服則渠焉逭償命之律在朝家恤小民之政亦不宜别生意見有所扶抑介男姑令依前同推許多官隷赴役者何限而首奴東春之必以此漢塡役使之逃躱者果何委折究厥情狀亦不可無懲自本道從重決罪

被讓刼奸奸女之父自縊

同年嘉山人尹八從縊殺金德化道臣李徽之査啓以爲此獄起疑之端一則曰八從甲申春就訟時與任基同入邑中一則曰松樹低下帶索不緊不緩决非自縊一則曰螢物垂出顯是傷處而不載屍帳一則曰著帽穿孔隻鞋

棄道有若毆曳引入暗作自縊之狀而李召史招內丁酉初查時怯於嚴威有所誣告八從入來之說自在落空松樹雖曰低下檢吏之招以爲周尺五尺九寸而地形傾仄檢狀亦以爲若結項伸脚而坐則足以懸虛絕命松樹之高低不必較論縊處行檢則帶索之緊緩乃可辨別而及其解索移屍之後只以砲手憂見之言謂之不緊不緩者似不分明臂莖挺出之說出於檢驗後屍親之招則不足爲公言而眞若挺出則兩檢官何故不錄帽子之穿孔隻鞋之遺落雖未知其故而畢竟實因係是自縊則此不足爲關緊縊痕只在頷下不在項後此豈非自縊之明證痕

色亦曰深青何嘗彷彿於無冤錄所謂死後假縊淡泊之
條乎今若捨其時兩檢官之案而反取十四年後查官之
一時意見者事涉逕庭況且屍親之招以爲八從雖爲禍
首而其夫致命似是任基所爲一向以八從作爲元犯者
有欠審慎而渠以被纏之人刼奪良女已無倫理及其訖
訟之時使弟兄子侄作黨驅入其家豪強氣勢足以想像
而當初釁端專由八從則由我之罪逼人之律烏可免乎
各人供辭校擧馳啓令該曹稟處李曹判書李性源回啓
斷獄之體專在於實因詞證而此獄初覆檢實因俱以自
縊懸錄而決放十四年之後有此更起同推之擧屍親所

謂胥塋挺出一款兩檢刑吏之招俱曰元無垂出之事丁酉行査時以八從入來之語作爲行免之斷案而今番更査時入來之說已爲落空以縊痕言之屍親言內只在頷下不在項後而其痕深靑此非被人縊殺與死後假縊之狀而砲手張良得之招以爲金德化平坐松下而死云則松樹高低又非可論屍親所以起疑者不過此等疑端而道臣明覈辨破無復餘蘊則一向刑訊恐非審恤之道大抵八從身被縗麻淫奸德化之女者已是無倫之甚而及其自官推捉之下使其弟兄子侄作黨入去畢竟有德化縊死之變由我之罪在所難逭所當施以叅酌惟輕之典

獄體至重不敢擅便　上裁　判付內此獄事前因繡啓
檢官則勘罪元犯則還因復命成獄者出於重民命愼獄
體抑豪強之意德化之死推以常理決非渠所自經任基
雖曰同謀本事一則八從二則八從國無償命之法則已
不然則爲有八從之所犯而能免此律守予曰宥有司曰
殺則當然底事而觀此道臣査啓本曺覆啓俱有傅生之
議前日監司之意見亦然執法爭難之議只有年前一刑
官可謂從輕之議多而從重之議少者也自上處分當以
從輕爲主從多爲決卞配還囚旣涉難愼之意獄老證絕
又是疑案之大者豈無罪疑惟輕之典況李台史招內年

前更戍獄時納招不過怯於威令應口唯唯之意爲說則亦屬叅量慶八從特爲減死絕島限已身定配

踢殺病人

同年砥平人張貴福足踢梁世燁致命因道臣李鎭衡稟啓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貴福以世燁親族之奴僱手犯致命尤爲兇獰請依前同推 判付內本曹之啓明白痛快更令道臣明陳當初傳生之見道臣李鎭衡再啓殺獄之變皆起於憎與怒人雖燥中不怒飄尾以其無情故也世燁之日夜奔走東西叫嚷病也非情也仁者矜之不仁者笑之而已孰有憎怒之心於疾病之人至於毆踢而死

也臣之愚意貴福之事恐或近於過失殺而適值疏決之
命敢陳無隱之意云 判付內春間判付時更令道伯明
陳當初傅生之見者蓋出於嚴獄體之意也道伯因跡參
情再傳生議其言若曰人雖燥中不怒飄瓦以其無情也
世烊之日夜奔走東西叫嚷病也非情也仁者於之不仁
者笑之而已孰有憎怨之心於疾病之人至於毆踢而死
也又曰貴福之殺人殺人中眚災不償命則固爲世烊之
寃償命則恐或爲貴福之寃惟此二段語不惟有據亦足
可感張貴福依道啓决放

實因傷處相左

同年靈巖人金連同與其同生太才連金等毆打高成周
致死道臣徐有隣結辭實因卽是被踢而傷痕則有過尺
者無寃錄捧毆條云如脚足踢比拳手分寸較大其補條
云足之用以踢人惟在足前靴尖鞋頭焉能大於手拳當
斟酌辨之足踢死條云踢痕方圓云則右肩胛臾脘處直
長一尺一寸廣五寸三分脊背右邊叟脘處直長一尺二
寸廣四寸七分懸錄者莫曉其故人之肩胛本不踰一尺
傷痕何以過尺而以直長尺餘懸錄脊背右邊傷痕卽尺
餘而亦以直長懸錄旣過尺矣非分寸之可論又直長矣
非方圓之可比所謂被傷實因過尺之痕直長之錄大相

逕庭傷處實因之若是相左實爲疑端此所以難於從重
亦難於從輕故首尾十六年旣不得斷案錄啓亦不得容
易疏決者也事係年久更無質覈之道敢陳淺見謹俟
稟裁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檢驗時傷處右耳下頷頦及
右肩胛血瘢脊背青黯微硬俱爲拳毆足踢之實因道臣
結辭以爲法文踢痕方圓而傷處之直長可疑者終不免
强覔決難容易傅輕請依前同推判付內細究獄情又
考查案蓋此連同至與高成周因一充役之微憾與之爭
閧轉至毆打而但初無必殺之心而已惟其手撲膝踢亦
非連同所自獨爲之事也連同執成周之項成周執連同

之項前推後擠彼仆此蹟脊背腰眼雖曰要害色不紫黑痕不堅硬則其非重被踢打至於垂死之境可以推知推官之自初傳生道伯之令又論輕者實合伸欝之義減死定配

因兄在逃弟爲正犯

同年古阜人趙光迪毆打李召史致死道臣徐有隣結辭此毆踢致死明白無疑不必更論而原其本事則光迪之兄萬迪其爲首犯的然可知李女被踢之後萬迪之稱以逢辱假托呈訴仍爲遠躲者卽渠首犯之斷案屍親發告捨萬迪而獨取光迪者明知萬迪之遠躲而必從見在之

光迪報讐而已之意則所謂正犯固不可以此論定其在罪疑合有次律斷處之道矣令攸司稟處本曺判書徐浩修回啓檢驗時傷處堅硬實因分明萬迪與汗成扶曳爭鬪光迪則專當李召史拳毆足踢衆證諸招一辭同然今於十年會推之後決難容易起疑三尺至嚴人命至重不可遽議傳輕請依前同推 判付内殺獄體段專在於正犯之真僞雖兄弟間必摘發其誰某褎出其首從然後可施償命之律而至於此獄當初起鬧者萬迪也伊日毆打者萬迪也畢竟生怯遁躱者亦萬迪也論其元犯的是萬迪乃以其弟光迪爲正犯者揆以獄體誠爲疑端此蓋萬

迪逵解之後屍親意於報讐不擇其弟必欲償得一命以其在家之光迪指以爲正犯推官所謂捨失取存之許云者果爲明的之論在逵之萬迪以其未捉之故置而不論留家之光迪以其就捕之故執以抵法者豈有如許獄事即此一事道伯傅生之論誠有意見卿等以李女呈官之路氣窒負米依爲疑端其所被打氣窒安知其不由於萬迪而必由於光迪乎此不過屍親噴薄之言而又無看證之人則不可以此直驅光迪於首犯之科以此以彼光迪之代兄償命甚非法意參酌勘配

同醉觸犯傷痕不明

同年任賓人鄭雲白觸犯金甘丁致死道臣徐有隣結辭
大凡殺獄既無要害處則致死實因本難指的而此獄實
因初檢曰觸犯覆檢曰被觸蓋出於無傷處之故也以各
人招辭見之雲白甘丁同是大醉不省之人互相言詰設
令真箇觸犯此非雲白觸於甘丁即是甘丁自取觸犯於
雲白其所觸亦有人已之分況其腎子無損不合於無冤
錄觸犯條又有證之招元無毆打之事云則其不犯手斷
然無疑腸肚膨脹已合於醉飽死条臨死所吐非血伊酒
則醉飽而死不啻丁寧轉以置之錄啓之科者有非仰體
欽恤之道以俟 裁處本曹判書徐浩修田啓晃身傷處

皆是皮損血瘡而已看證各指亦無毆打云自初推官之
屢報意見蓋緣情法之不能明白及令霈澤旁流之時合
從罪疑惟輕之典判付內原其獄事兩漢均是大醉之
人互詰轉成毆打一執一扶或卧或踞當是時也執之者
不省人事扶之者不省人事卧非有意踞非無情設有真
箇觸犯之事誠如道臣措語非雲白觸犯於甘丁卽甘丁
自取觸犯於雲白云爾者惟此一言明白緊切足爲此獄
之明證況其屍帳之胷子無損又不合於無寃錄条此等
獄事更無致疑之端卽爲参酌决放

仰卧踢殺將踞其上之人

同年谷城人李萬伊足踢李莚先致死道臣徐有隣結辭
凡人之毆鬪殺傷不可輕易區别於有心無心之間至於
此獄有可以有心無心論蓋手足之捍頭目自然之理令
有人猝地捽曳使之仰卧將踞其上則如非木偶人決無
卧如尸之理其手其足必將捍衛防遮之際或值撞蹴於
將踞其上之人非但自然之理亦是必至之勢彼此撞蹴
避追致命而責之曰彼雖有捽髮踞上之舉汝何不尸卧
順受而使手足捍衛有此撞蹴殺人之舉乎則其人必不
肯知罪自服無辭就死矣此則彼捽於人而用手足捍衛
偶致撞不知不覺之中以不知不覺之事用鬪毆殺傷之

律則手足捍頭目之理將無所施矣求生必死政在此等敢將膚淺之見以備攸司之稟處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道臣以手足捍頭目之說作爲傅生之端誠未免苟且牽強矣盖捍衛之手勢惟恐傷已故畏怯而不猛毆打之手勢惟恐不傷人故憤激而爲毒正如矢人函人之相反範先之手執頭髻推之仰卧則萬伊之手足打踢彼此相撓固是必至之勢以足仰踢之實狀公證旣已納招則決不可歸之於偶然撞着請依前同推判付內道啓傅生之論似未免過於參恕本曹之駁議不害爲守經之道而覆啓中捍衛之手勢猶恐傷己而不猛云云亦有未盡於事

情者捍衛云者不特衛已亦所以捍人則彼此扶執互相
顛仆之際捍入之手勢果如衛已之手勢而畏怯不猛乎
捍衛二字只作自護而看則謂之不猛似或可也既是衛
內捍外之義則捍人之手足撞着致傷勢所必至今以捍
衛敺踢之手勢辨其有心無心而判其死生者非綜核之
道也大抵此獄肯綮專在於本事之大小傷處之輕重以
檢驗而論則只曰微浮微硬又曰微有青色則傷處不甚
緊重可知矣以本事而言則亦不過路見不平爲人出氣
則元無欲殺之心亦可以推知本事既出無妄傷處又不
甚重歸之於邂逅致命則可也歸之於故意殺傷則非欽

恤之道减死㐲配

自刺被刺之分

同年南原人崔海刃刺宋連山致死道臣徐有隣結辭三人共鬬一人刃死而佩刀者爲崔海則崔海爲元犯若無異辭而盖被刺於人者以手遮截爲人所傷昭在無冤錄故欲知自刺與被刺以手中刃痕有無驗而斷之若連山被刺於崔海雖一刺之時手已遮截刃痕狼藉況至再至三而兩手毫無刃痕崔海三刺連山而連山奪刃云爾則又有不然者人之刺刃執柄而用刃被刺之人遮截於不知不覺之中手當其刃矣奚暇較計其手之被傷而必爲

執奪刃柄乎臣於此獄多岐廣探則連山爲人獰得曾前
場市與人相鬪拔其刀乘醉咆哮云而至於此獄皆曰被
刺與自刺間實難知得此是本獄事文案外說話故查啓
時不敢舉論而事情臣細終不敢泯默并此尾陳以備收
司稟裁本曹判書李性源回啓此獄肯綮專在於被刺自
刺之分而當初事端不過因一微事則崔海之拔刃刺人
旣不近理連山之奪刃自刺亦不成說臣之斷以刃傷可
見其委曲詳盡細加探訪而斷獄之要當觀大體實因之
法不出常規三人共鬪一人佩刀則畢竟元犯當歸刀主
其他小小支節不足較論請依前同推　判付內此獄肯

腎雖在於被刺與自刺之分而崔海之自刃連山之自刺
并姑舍是叅之查察推以常情首先起鬧者崔海也末復
結果者崔海也崔海之爲正犯斷無可疑但以被刺自刺
一事言之謂之被刺萬無疑晦謂之自刺毫不近似連山
則不飮酒崔海則醉酒不飮酒者自刺乎醉酒者刺人乎
崔海則佩刀連山則不佩刀拔刃而刺人可乎奪刃而自
刺可乎雖曰連山之爲人極獰極悍前此與人鬪鬨之時
每每持刃咆哮而持刃擬人易奪刃自刺難以易較難太
不襯着道伯又以連山手中無刃痕謂無遮截之事仍作
自刺之明據此亦有大不然者被刺殺獄前後何限而未

聞死者手中皆有刃痕今其爲説無幾於穿鑿之歸乎由
前由後崔海無可生之端有必殺之跡此所以求説不得
慇然于中者也然而抑有一事之合商量者海即稚騃未
成人之人也觀渠愠發於不猛杖執石塊擲小男之狀而
蓋知其兒戲之兒戲則以兒戲之事仍作故犯之罪四次
同推竟至瘐死則是道伯生之而予乃殺之也且念原情
定罪又係此獄之参商處崔海特爲减死絶島勿限年定
配

原謀共毆威力主使之令

同年長城人金必基毆打車應大致死因道臣徐有隣禀

啓本曹判書徐浩修回啓初覆檢時傷處狠藉詞證明白下手者雖是貴男主使者既是必基道臣以原謀共毆之法文作爲傅生之端而大明律威力制縛人条曰若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傷者并以主使之人爲首下手之人爲從此獄當以威力制縛之律决折不當以原謀共毆之文牽合必基之勒借駟騎縱奴毆人已是罔赦之罪而辨出半千金厚賂屍親圖得誣狀疑亂獄情細究前後所犯真是無所不爲者考之實因参之詞證斷之律例具無可生之路貴男之在逃與否固無關於必基之殺活請依前同推 判付內折獄之道以其罪而考諸律罪與律無所参

差然後雖死者無可訟冤之端原情定罪云者是指輕罪
而言也至於大辟情雖痛惡而律不當殺則不可殺也情
雖哀矜而律不可生則不可生也若於此或捨其律而只
原其情則人之死生當係於刑官之隨時低仰此豈設置
法文之意乎今此必基獄事道啓則以原謀共毆下手重
之文而置之於生本曹則以威力主使之人毆打之文而
置之於死道啓主律而言本曹主情而言必基之挾勢豪
强縱奴毆人略得誣狀眩亂獄事之狀情既痛駭殺固無
惜考之於律亦有不然者若使必基捉致應大毆打致死
則渠實有殺心奴不過使役主使之律烏可免也而細閱

文案辰親雖云借騎干證佀曰禁馬則可知其原無殺心只見其送奴捉來而未見其使之毆打則又可知其初不指揮摔曳踢蹴即厥奴之所自爲而非因必基之令則共毆之律雖難幸追指使之律似不襯着若使厥奴因其主之所使而初非渠之所爲則使渠而在不過被從令之律一躲五年終無形影者亦可見厥奴之當爲正犯之斷案而因其奴之不獲歸其主於正犯者有非審克之道以此以彼決不可斷以償命主情之論雖出深惡之意主律之論乃是當然之義則法不可以隨時低仰必基叅酌定配

貴男另加譏捕

私和變辭

同年高城人元永辰敺打申戍福致死洪川人鄭龍伊敺打宋垣叔致死因道臣金尙集稟啓本曹判書李福源回啓凡係殺獄實因爲重詞證次之今此申戍福傷處狼藉實因明白被打致死似無可疑屍親之招初欲私和末乃發告者盖出於憑藉徵索之計看證之或曰不知或稱病死者亦不過周遮彌縫之意則無識小民鄙習常態不可遽以爲不被打之明證至於辜內病死無冤錄果爲有此文而盖指辜限前傷處已平因他病致死者道也而戍福則頭顱歛多日之後傷處宛然則傷是實因病爲餘事況前

後詞指變改不一病之虛實亦未可知道狀竣辭始則曰
元犯毫無可疑末又云不可直斷被踢者語相矛盾事甚
曚矓酌決一款姑難輕議宋垣叔檢狀則實因在於腎囊
而柔变化爲堅硬血癊至於紫黑道狀中不足致命之說
未免大錯以此要緊之處有此深重之傷而翌日搭紫又
翌日能赴鄉會語不近理諸招信然則檢狀決是爽失檢
狀眞的則諸招自歸誣罔至於屍親之前後變辭跡涉私
和右屬疑端勿論實因與詞證傷人與殺人必須十分鉤
覈方可裁酌輕重元永辰鄭龍伊并令道臣更加嚴查何
如○判付內元永辰事疑晦多端道啓之前後矛盾果如

覆啓所論第以干證之招專歸於周遮痛縫而不復干其疑端者亦非綜核之政大抵殺獄雖以實因爲主詞證若不俱備則亦不可遽爾決折雖以檢狀論之右肋重傷至於致斃之境則決不過十日之限旣過十月則傷處之不足爲致命之由可知眼下唇上之皮脫若是狼藉則覿面可知傷處而聞其呻吟之聲其妻始知被踢者何故傷處之在右若由壓蹴則面皮雖或損脫肋傷必由拳蹴而又必在右者何故右傷旣非毆鬪之致則實因之以被打懸錄者何故屍親之招則曰傷處萬得詳知云而萬得之招則以爲不知屍親之招則蒙放晝夜爲來辰所蹴踏仍爲

參頓背痛云而蒙九之拓則曰蒙釋後二三日無病往來
於洞中云永辰之拓既曰自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不在其
家云而得海之拓亦曰二十日十八日同宿云爾則十九
日之同宿與否何不更問金叱乭所謂吾第雖非被打於
汝云云亦縛旋鮮曰足以雪恥拘留之事云者既發於永
辰之拓則何不與之對質覈其虛實以此觀之則不但成
福之死未必不由於他病其傷處之必由於永辰亦未得
其真贓有許多般可疑之端而無一二事必然之跡則令
以發汗腹痛等說歸之於周遮彌縫之科而以傷是實因
病爲餘事之論斷之以償命者實非審克之義也罪疑惟

輕求辰叅酌定配鄭龍伊傷處詞證彼此相左誠如覆啓所論而第有一款可疑無冤錄云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則不得過三日而腎囊乃速死之處硬黑卽致命之傷而垣叔之死延至八日此其爲疑不啻如申戍福矣且干連諸招雖果多出於誣罔苟且周遮何患無辭而乃敢以衆目所覩之洞會爲證乎此一節揆以常情似非誣罔則是又一端也道啓傳輕不無意見反覆叅究宜有可恕之道減死定配。

爲夫償人報讐

同年[illegible][illegible]安宗晃被刺於文會所致死先是邑人兵命淡

杖宗晃搆訴杖後致死其妻鄭女雖宗晃欲報有女不嫁宣言願許刺宗晃者及宗晃被死初覆檢鄭女帶有嘗膽之語同推云 判付內此獄暗中摸索之事元無把捉之端只憑屍親之指疑勒謂鄭女以首犯寧有如許獄體更爲論理狀聞癸卯更查道啓兵億春以命淡之徑旣犯杖惡甘心下手依法償命鄭女潛嗾從姪借報舊讎嚴勘金奉圭貪財色而內應以隨從擬律云曹回啓億春刺殺宗晃無辭自服而鄭女之指嗾戕害不爲直陳窮覈勘斷金奉圭段借締內應不知億春之行兇云者萬萬痰惡更令嚴查啓聞云 判付內此獄之更令究覈者蓋以情節則

至竟悖也詞證則沒把捉也反覆參閱決非一女子之所獨辦到令疑端漸露眞贓難掩畢竟元犯不出所料天理孔昭焉敢誣也大抵億春之自初所爲言言慌亂節節閃忽門外之先到獄中之潛囑已極殊常而威論平日之厚誼惟恐不知强覓伊夕之厭飾作爲明證前後排布無非泥獸之鬪而許多脉胳眞成春雄之鳴借繇之事渠旣自服持杖之跡人莫不疑始於周歲之後三査之下乃以一二杷應之狀無辭承款盖億春之於命淡雖有豢養之恩不過緦功之親至於鄭女郎是盃酌間小惠則必無因此而致死之理况半夜刺人何等重事苟非平日之切齒決

無一夕之生心所謂私嫌亦一先天事也攘鷄之宿誇甚微借騎之交契益密爲人復讎狎閒俠士之舊習好生惡死可見常情之同然則始因一睚眦之小憨終行三尺刃之兇謀萬萬不近不可以平問一服遽定疑案正犯兵信春更加嚴刑此外隱情一一取招以聞鄭女常犯復讎之心曾有懷刃之行早晩必報之說親戚聞之鄰里傳之秉其讎人之在近潛與從侄而同事理所必然明若觀火假手之計既成挺身之意漸縮醞釀之迹一味牢拒究厥情狀尤極巧惡令道臣另付推官亦爲嚴訊取服金奉丰段甘聽約婚之說指示藏錢之處則隨從之律固無間於入

瞞一款內應之跡終未盡覈刃血之說亦無究竟嚴刑更

査之意一體行會因道啓曺田啓吳億春業已承款考覈

啓聞金奉圭合置隨從之律鄭女即無執捉之眞贓而一

向驅之於同情之科恐非罪疑惟輕之義云 判付內并

依回啓施行鄭女則情出爲夫到今別無可問之端放送

秉醉誦符術誤打人

六年壬寅康津張永浩毆打私奴銀男第三日致死實因被

打道啓銀男得病三朔其嫂奉丹謂是鬼祟與銀男往見

永浩懇其符術則永浩泥醉不省口誦眞言以木椎石塊

擊打房壁時銀男傷其要害致死論其所犯有難輕議而

但各人所供莫不曰醉中失性屍親亦曰非汞浩之欲打
而打之云則原情定罪斷以次律實合平允之政云　判
付內道臣跋語以醉失常性至於原恕者誠未可曉殺獄
之願狂輒貸一律則欲殺人者必先飲酒及其成獄則非
我也酒也是豈不大關後弊乎醉後二字宜不舉論本獄
考之傷處參以詞證則有足覷破者屍親以德初招則汞
浩持石塊入房中巡巡壓腦每招則曰汞浩以爓造形石
塊亂打門閾之時一番橫觸於銀男之腦膛又曰且以石
釜磨腦膛以德即受賂屍親福萬之妻則後招之異於前
招若有可疑而第以招辭較諸傷處則豈不與每招中一

番橫觸沕然相合乎旣是橫觸則大異故殺以此傅生綽
有餘裕醉後云云不亦左乎心坎傷痕知其爲橫觸則斷
以大辟有非審克之道永浩特爲減死定配南土雜術誑
一痼弊而所謂永浩稱以兩班日以逐鬼作符誦經誑惑
人心此其罪浮於本罪令若尋常決配則到處有誑惑之
弊他人無懲戢之道配所以咸鏡道穩城府磨鍊

爲女寃死打其姑姑自刺

同年開城府金龍龜以其女爲丁震玉子婦者飮酒致死
率其妻及兄弟鄰里人乘夜齊到震玉家結縛震玉父子
及震玉之母安召史交手毆打而翌曉安召史刺項致死

里任郭官以自刺初覆檢以項心骨傷喉下刃刺實因錄以杖刺里任權太確拍內安女流血而坐自言吾寧先死之狀果爲目擊而未見自刺時云龍龜妻朴召史拍內龍龜之族金重喆以杖擬安女曰汝之孫婦橫死皆汝所爲云而爲其老未嘗下手云留守鄭昌聖親自推覈金龍龜自服結案甲辰獄具而上 判付內此囚已捧結案將行詳覈大抵獄已具矣但當依律處斷豈可以一時然疑之臆料容議於殺活之間而然疑之外更覺有原恕之端焉此而不言隨乎愼獄恤刑之本意致死安召史孫婦金女之飲毒與否必須令明剖析可無多少疑端而原文案此

一款未免疎漏此一可疑也正犯金龍龜之爲報渠女之讎往打安召史也干犯則龍龜之妻也兄也弟也四寸也八寸也九寸也異姓族也同里人也凡爲十許人之多同時作黨并力毆打則況値暮夜無知之際也其縛自誰手打在何人孰重孰輕孰緊孰歇雖以屍親子婦若孫之共處一室者猶不能別白指告此二可疑也屍親丁哥抬內龍龜之妻朴召史亂打其母尊位李哥狀中丁哥母安召史自刺致死里任權大雄以爲吾寧先死之說渠旣親聽於安女云則打之者朴召史也刺之則渠自爲也正犯之果覔承款無或出於推諉不得自甘一死者耶此三可疑也

重詰之疑老婆至謂以孫婦之非命橫死皆汝所為云爾則雖出朴召史自明之招而守臣既以此作為頂心打破之證左若非重詰漢手勢則如朴女殘拳弱毆豈有即地露骨之擘乎此四可疑也至於區別其被刺自刺之分揄官意見非無所據刀背即在右刀鋒又在左收手起手從何知之況無一人證參然而徑定曰被刺得無率爾之嫌乎此五可疑也行兇刀子果然有血染之痕置在厨間屍親妻拾納云而抑又有起訶者安女死後出入房中者自有人焉安知非厥漢輩欲避干證之名移置刀子於厨間要作龍龜之所為者耶此六可疑也安女七十垂死之老物

也藉令龍龜不刺觀於屍帳傷處渠雖欲生存誠未如之何矣此七可疑也安女被打後入房病卧而渠之孫子甲孫在安女之旁而安女時未物故刺之在人在己寧有不知之理而甲孫金事牽諱果何委折此八可疑也右項八條疑端姑且置之龍龜女之忽地致死在於媤祖母安女之家龍龜之致疑即天理人情之所固然藉令金女分明自決而安女無係偪之事安女之於金女常常侵困備經苦楚轉以至於齎冤辦死之境此安女殺之也挺與刃無異者政爲安女準備語又思之威逼人致死本自償命當償命之人爲金女父者秉憤必報夫誰曰不可謂之擅殺

以不告官律論可也謂之枉殺以償命律論不可龜傅
生然後可以正舅姑之義而敦父女之倫此亦崇教化之
一大関挨金龍龜加刑一次減死定配
兄弟推諉不爭死
同年大邱徐膺復毆打崔允德翌日致死其子亨曾擊錚
原情内吳父爲允德父運發所打故吳叔膺海及吳父與
允德扶執相鬪而允德以數年瘧痛人翌日身死云令道
臣查啓甲辰使之依前同推庚戌 別諭内朝家自見此
案深愧教化之不敷大抵渠之兄弟若爭死則畢竟並生
愚夫之所知渠等乃不能辨此三尺重典之互欲瞀當雖

不可責之於如渠翕歟不若之類而并與一時訊推推諉
不已即此渠等之罪可謂殺無赦卿其提敘嘗庭親執箇
箇嚴訊誨之以兄弟之倫在於五常以何心腸必欲視其
抵法而不欲相救委折反覆詳覈仍以廣芮息訟牽教大
文縷縷剖析如即輸款具格状聞前道臣鄭昌順洪檍論
啓殺獄細事在所不問倫綱所關宜所扶植膺復兄弟宜
置一律云判付内徐膺復之殺獄死之本獄屬之餘事
以鄒魯之鄉有蔑倫之擧此爲一方之羞恥古之民兄弟
爭死今之民兄弟推死張之蚩蚩豈有古今之殊而治隆
於上而俗美於下則不提誘而自然知爭死之義反是則

非但不爭死反欲推死何誅於膺復何責於膺海此所以
朝家自咎而自訟不敢放忽着過令內論啓更又反覆細
繹不覺燭之屢跋大抵治不隆俗不美職由於朝廷之敎
化不敷聖人豈不言不教而刑乎原獄是也朝家每見似
此文案未始不掩卷不樂者久之只以原獄情實言之則
死者之有病無病姑無論共犯則共犯不分明則果不分
明如許干科多付生典令道伯膺復嚴刑次次準三次放
送仍屬本邑奴案膺海捉來嚴刑三次
咀呪之獄
公年卿開城府韓命柱妾福德以埋凶事乙未獄成戊戌

因福德子孝信擊錚回啓更查是年議啓 判府内殺獄
之疑晦者何限而有屍帳實因爲猶可細心推究而無形
跡沒把捉者未有如此獄之甚名曰咀呪之獄而所謂咀
呪者直是黯昧之揑合者耳始因婦女之嫉猜兼以巫卜
之誣惑積小成大指疑爲眞一經繡衣之啓而遂成斷案
矣朝家於庶獄未嘗或忽焉丙申年該留守之查啓也非
不欲卽地決折經年重獄有難容易勘處姑令究覈查再
迄茲福德之斷以死因者其目有三焉一則饅頭置毒也
一則拜竈祝願也一則八處埋凶也若謂之置毒則韓命
任招中癸巳歲初其孫福彬之往見福德也福德背坐不

受拜云拜且不受則宜無饋饅頭之理雖或饋之福彬宜無受喫之理正月服毒之人決無八月始死之理腸出之說元男既稱不見則此一節已爲落空若謂之拜竈則此係極陰秘至奸慝之事福德雖甚愚迷昏夜暫拜暗地祈禱則容或可也而乃於金女所聞見之處攢手發口云者萬不近理激憤錦與錢之致疑至祝偷竊人之卽死者婢妾之賤無怪有此等舉措此一節又涉搆揑若謂之理凶則步痲射箭之說已極虛謊妖誕而況且主張者林女也指導者林女也金大黃老卽德之唆囑呂串致金奉伊之教誘者皆是林女所爲衆口同然一變前招此一節尤屬

虐妄凡此三条皆不近似而雖以理㐫一条言之喪威震
剥之餘一朝掘出織物則其毋其妻之心深幸罪人之斯
得先經命柱之眼顯數福德之罪然後深藏篋笥以作眞
贜者事理卽然而今乃曰留之無用卽役浦口云以此陷
人人孰信之大抵命柱者以財則饒富也以年則衰耋也
辛卯鰥居之後福德始爲同室命柱則日益老昏福德則
況多子女嫡庶之間易生釁隙爲命柱子婦及孫婦者或
慮家政之漸侵或恐財貨之見棄未嘗一日忘福德而數
年之間三喪荐疊新悲舊慽積不能堪思所以動命柱而
去福德者右無所不用其極惟此咀呪之變卽命柱數十

年前所親經而驚心者而其事最難其言最易入故假托
疑似之跡潛售恐動之計曰置毒曰拜竈曰埋凶而五六
年牽畜之命枉亦且惑其說而發之官庭驟見則端緒錯
出徐考則脉胳相連究其設心用意吁亦巧且憯矣八十
垂死之女至今滯囚備經刑訊究竟無期所可恠者御史
按覈時福德之三子一女若兄若婿之嚴刑取招者非惟
失之已甚抑且法典之所不許也所可惻者福德之子女
尚在覆盆之下不蒙人類此亦王政之所不忍也方當審
理之日宜施曠蕩之典福德特爲放送干連人所犯雖有
輕重淺深之不同而旣已反案之後不可以事在年久而

置之不問金召史金大黄老郎德金奉伊呂串致鄭之成
金命濤金興哲等已故者外并嚴刑一次懲礪放送之意
令付本府留守處

疑以盜賊毆打

同年來興孟才云毆打李千歸是日致死實因被打因道
啓曹聞啓一人致死六人滯囚以干連五人酌放之意論
啓宜有欽恤之道而孟才云與謀殺人命情理陰慘無有
不同千歸之過去孟才云乃在開東時頗似曉夜作賊之
跡則才云總經火賊安得不致疑如盜賊追捕如盜賊手
況症而詰問聽而不答衆人跟到徑先拔刀故才云等不

知爲平民彼以刃而刺之此以杖而拒之互相撞打而才
云等之不死於刃干歸之獨死於杖特以衆與寡不敵幸
不幸有命而已刃刺之下理難拱手杖打之擧意在自救
若使彼此俱不死而對訟於官則刃刺之罪當重於杖打
而今則此生而彼死情雖可恕法固難貸云 判付内凡
斷獄之體不過曰情法情苟可恕法亦隨輕此所以有寧
失之訓惟輕之論也大抵此獄細究其情反覆參商則干
歸之死非死於才云之手而實死於渠所拔出之刃方其
曉色熹微松陰森密之地何來一漢隱身急步乞背因首
行止殊常則以才云新經賊變之心其疑而欲追追而欲

捕者蓋亦固然之勢也如使千歸明其非賊而任其追來
雖至於受困之境庶免被打之患乃反拔出自刃直前行
刺雖無才云家行賊之物而實有追來人刺害之心當是
時也才云之杖安得不重打而衆人之手安得不共犯乎
然則殺千歸者雖曰才云而千歸所以至於死境者以其
拔刃之故也使千歸若無拔刃之舉則才云之杖豈至於
必殺乎再云所以一打再打至於衆人之共打而不暇念
其重傷者一則以拔刃之故而明知其為賊也二則以拔
刃之故而急欲其自救也白晝拔刃較重於夜竊入家而
明其為賊無過於以刃執贓則此與無故相殺及有意欲

殺者忽有間焉律有明火賊登時打殺者勿論之文此獄情法雖不與此比擬而當初急步頗似賊縱向後拔刃明是賊情則才云之心只知為拔刃之賊而彼刃既亮故我杖亦拯手勢急振杖頭蒼黃要害被傷有未暇顧者也想像其情此已足恕又有六人同心齊憤只顧亂打則其誰杖之先犯要害東人之下手最重實是被打者之所難分下而打之者之所未料量者只以孟村之被打而遂定才云之首犯此亦非原情之論以此以彼才云之至於償命殊欠審慎之義才云加刑一次減死定配共犯才儉等五人分輕重或刑或杖並即決送事分付

醉飽內傷等蹅實因揑合

同年价川康晩旭等蹅李貴加未第三日致死實因初檢等蹅覆檢醉飽內傷三檢醉飽後被人蹴蹅內傷道啓晩旭與貴加未平生所昧本無恩怨酒後爭道之事作爲言詰之端不許死生極力等蹅似是必無之理無冤錄曰如無痕損卽酒食醉飽過度脹滿心肺致命今此貴加未致死勒謂之晩旭等蹅恐非審克云青田啓 判付內去年來馮挾斜相逢怒因集踐而不過加箠醉倒顚迮而只見破笠則夫豈有頃刻殞命之理乎傳稱鞭雖長不及腹經云行人牛邑人災正謂此獄準備語也眞膺之行纔返而

亟酌不勝鬬毆之勢雖急而毫仗至小被酒則劉阮同歸
起鬨則秦楚惟均當是時也莫辨誰生而誰死及至幸者
生而不幸者死欲因不幸者之不幸又使幸者而不幸焉
則等是死耳初豈有幸不幸之間然乎又况酒氣內戰寒
威外逼彼顛此仆委身於凌陰積冱之中則雖非打也亦
即當死以實因言之三次檢驗無一傷處或曰被蹴或曰
內傷此則初覆檢狀之不審而及夫三檢之後揑合兩檢
文脉辭飾被蹴內傷云云豈有如許獄體當該三檢官令
該府拿問處之㬰旭分付道伯嚴刑定配

爲妹寃溺打殺其姑

同年安東權福順縛打其妹之姑金召史第八日致死實因被打曺回荅福占投溺既由姑惡則福順縛打欲洩妹寃而查家反爲寃家姻親便屬屍親福順之招語多窘遁至以遍體傷痕敢諉吐瀉者已極狡惡槍柄猛打之說既發福順婢夫之招則成獄一款無容更議依前同推云

判付内致命之以病以打犯手之在彼在此姑勿論按獄無原情之法則已不然則此囚可活不可殺也同氣至情人孰不然而福占娚妹則笄髻之齡既隔二年之間瓶罍之痛俱在十歲之前零丁孤孑相依爲命及夫覆巢餘卵彼婚此家則其期望愛護之意十倍他人或恐一日不安

於舅家翻唇之誚無奈乎姑惡鏁骨之談未免於婦嘆藏
干饑以出暨夕飯不來欲歸則歸輒被嗔欲逃則逃亦無
處悼身世之悲楚恨命途之險巇行徨踯躅於日暮空江
之濱竟依楓林投水之魂則情景之慘惻煩冤之結轖行
路聞猶掩涕況爲其甥者舊痛未艾新哀手發當是時窮
天極地之冤其將如何分解於是乎細縛其夫毆打其姑
詰阿妹之茹限問其姑之逼殺以爲一半分洩譬雪憤之
道者天理人情之所可已而不已者原情之論不於此四
而何施也福順特爲放送

打殺雇工兒弟爭死

十一年軍犯川李光晋毆打柳福萬第二日致死實因被打光晋弟光昇擊錚原情內柳福萬以矣家奴良産無作婢夫而作罪逐送矣福萬拔釰直赴矣父故矣兄弟毆打致斃矣兄弟雖偕死無愧而矣身以干犯放送矣兄為元犯而加刑乞令矣身得被首犯之律云行查道啓殺獄之元犯干犯全以下手之先後輕重區而別之而腦後之最重而光晋先之額角之稍輕而光昇次之及其檢庭之將令首從也其兄則或恐貽禍於其弟其弟則或恐移罪於其兄乃以毆打時未知誰先誰後一直粧撰以售疑亂之計而真木之打腦北木之打額各憑已棒之指仍成牢決

之案則不可遷然傳生依前同推云　判付內福萬之拔

刀允為兩遭而一拔於店上已露凌犯之心再拔於家前

將售擬刺之兇則伊日先晋輩之擁遮渠父脫身逃命特

幸耳從茲以往彼則為机上之肉此則為觸弦之矢及其

再來之時藉曰刀在地上火握拳中而想其頭勢之可怕

可愕則在地之刀安知不及身握拳之火安知不衝簷而

到了這箇境界先晋兄弟之只知爲親不知有已即地跳

下倂力毆打者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我國雇與主之別

來有一定之制比隣生長既作婢夫多年貨傭有異常人

而渠祖渠父及渠之祖母無非李哥奴貢中舊物而以渠

毋之良不入於帳籍化諸道營所引洪烈曾事石有開焉且先晉兄弟之方其下手也禍迫燃眉勢急捍頭兄先弟後弟重兄輕之全不記得容或無恠而檢庭之將分首從兄則謂以躬犯營邑之已決因放弟則稱以吐實誓不獨生爭得一死始也以子而爲父終焉以弟而代兄噫王者之政當以獻勵爲先而律或有時乎撓屈罪人李光晉先昇以此曉諭後放送令以諸掊觀之可見其許多苛酷之擧似此武斷之習若不痛繩則小民何以措手足乎事端發現之後不可以二子之曲恕置之不論光晉父李哥令

査官嚴刑懲勵

夫爲元犯妻投水

同年安東朴丁乙石打權德萬第五日致死實因被打道啓丁乙就獄其妻金女投水則是心知其夫之必死寧欲此身之無生卽此一款亦丁乙之斷案云曹回啓　判付內一牛賣買胡大事乘醉擧石破人頭腦血縷縷不絕五日致命又使其妻痛夫速獄便決就死是因牛而殺人殺人而又殺妻也苟使渠有一分不泯之良心官家雖不殺渠渠當抱著自處抑何肝肚仰首求活而反以一人致死夫妻償命爲冤枉等說無難納供者尤見其可殺也然緹縈上書太倉除刑吉盼代囚原卿免死父子夫婦均屬三

綱惟今丁乙妻金女同出隶㝵之天而有如白水滅身無
悔反復勝於緹縈吉盼丁乙之罪有萬可殺而烈如金女
爲渠之妻三尺化三綱孰輕孰重豈忍如法償命於烈婦
之夫使貞魂義魄徊徨掩泣於九泉之下也緹縈吉盼以
女若子而脫其父於死哀彼金女獨不可以以妻而救其
父將死之命乎或者曰金女之烈誠凜然因是而救其夫
德萬之死無以償矣不亦冤乎云此有不然者一人致命
一人償命金石之典也彼金女代夫死使亦償命在德萬
復何求大抵三尺雖云不輕三綱尤係莫重活丁乙表金
女之烈不至太枉法丁乙加刑一次減死定配而發配之

明以此判付詳細曉諭金女棹楔臣無所措而既活其夫旌孰大焉先施給復之典俾聾瞽士瞻聆仍令地方官將此處分辭意宣布民間咸知三綱重於三尺

貞女打殺強暴者

同年龜城崔召史鑾打李三致第七日致死實因被打御史李崑秀別單內打殺無疑而潔身免恥爲可尚合施傳生云曹回啓力強暴免汚辱者亦足可尚殺人之法嚴重施以次律恐不可以云 判付內江漢遊女貞白自持詩人詠而歸之文王之化而噫今薄污之俗邈矣漸被之義乃聞有崔女矢守之事誠異矣以鑾打腦無異於擲梭折

蘆則此而成獄未知爲當今行專爲平山獄按查而與此
獄姓同事亦同同是淫污平之崔班族而有潛奸之慝龜
之崔常賤而有拒奸之節朝廷彰癉之政不施於此而獄
而何以綱單則傳之肩科卿啓則比諸次律俱各有所據
而王政先務風化本案宜有活法崔女特爲放送
子爲元犯毋投水
十二年戊申慶州權相萬足踢金丁三翌日致死實因初檢
被打覆檢被踢其妻李召史擊錚原情金丁三以十文錢
不報事醉辱实媤母故实夫相萬以蘇燈木打臂五度丁
三即日往三十里市場大醉暮還翌日致死成獄覆檢日

矣媳毋大呼洞中曰吾子當死權氏亡矣生亦何爲赴川
而死云行査本道道啓傷處狼籍元犯輸款其毋溺死雖
極慘憐法意不可低仰云　判付內殺死之疑眩者強半
揆理參情模索執巨難保其一一平當此獄反於是蔽一
言曰凶身不可赦杖打前二日手以捽足以踢忿頭當下
其勢之獰猛無顧忌特次第件事重之有兩指大燈油不
幾度之毒打大抵丁三不死於初逢打時而拖命於再逢
打日亦云太遲矣況時丁庚暑體無完膚長濶過尺寸色
澤皆紫黯考之屍帳不翅狼藉殺丁三者一則權哥二則
權哥權哥之償命不須問漢法　明律而斷焉寧有更容

他喙然殺人者死重王法也旌奬烈節重天倫也王法有
時裁酌天倫萬古撑亘法可屈倫不可壞朝家於此獄亦
以爲云權是遺腹子也權之母金女痛子將死對衆誓告
乃投前川而死死之者非爲子也爲舅杷也臨死一言足
令聞者隕涕此豈非烈乎節乎豈可諉之浪死乎前此似
此獄案一犯兩死未嘗不屈法傳生烈如金節如金而終
不獲活其子於必難活之境則烏在乎重天倫也朝家方
惡於斁倫何暇拘於屈法權相萬特爲減死施以次律

踢殺打病弟之人

十三年配長興申汝倜見其隣人金順昌以失三升麥麩

其兩射投民順目足踢腹部結實致死因遂啓書回啓陸
舍閱墻之變雖曰可惡同里纓冠之救固已太過剣又縱
之鬭加之踢終致殺越之變在法必死云　判付內回
不緊何關於渠乎打乞無義何干於渠乎鬭打之不足殺
以結其末死者之以微細物致有閱墻之變風化所關人
理滅絕以化隣之義起血氣之忿趕往力救猶不是理外
之事止此足矣次次層激渠反替溺於死律此所以殺獄
不可遷議原情此獄必欲援例三致意者觀此回啓措語
守法之論不可不從依前同推事分付庚戌　判付內申
汝倜之獄詳有之鍾街烟肆聽小史稗說至英雄失意處

裂眦噴沫提折草鈎直前擊讀的人立斃之大抵往往有孟浪死可笑殺而朱桅椎手角哀者沉古今幾輩汝倜者朱羊之徒也目懾閱墻潑漢斗湧百丈業火往日無忌今日無惡瞥然鮑然之間趕入滾闘場中捉髻而踢曰同氣之鬩倫常之變毁甬廬逆吾里倚之觀責汝何干則曰吾義彼反惩彼踢吾亦踢噫汝倜死也休怕非士師而治不悌之罪者非汝倜之謂哉録死囚凢千若百其倜儻不碌碌於汝倜見之有以哉汝倜之名不虗得也汝倜放

貞女刺殺醜誣之女

同年康津銀愛亂刺安治史即地致死實因被刺銀愛招

内矣身未笄時鄰居安召史爲其媤妹之孫崔正蓮居媒於矣身而矣父母不許則遂與正蓮做出潛奸之訐欲以勒成婚姻前冬正蓮見矣娚大言已奸故矣身按劒往鬪爲其祖母挽觧及今春矣身出嫁于金眷俊則安女與正蓮做言播說有倍前日乃於昨日安女倡言曰當初正蓮言於吾曰若居媒則當給藥價云故吾果行媒成事矣今汝適他故正蓮不給藥價事甚絶痛云矣身從前切齒之餘又聞此言欲以一刀并殺安女及正蓮持刀潛出往安女家則安女脫衫獨坐故矣身數其罪且言當刺殺安女反作色曰汝欲刺我則刺之矣身憤益激直入刺其項安

女孰矣身把刀之手故矣身抽手亂刺又欲殺正蓮轉往正蓮家忽逢矣毋被其挽執初意未遂憤惋益切自官打殺正蓮則至冤可伸矣矣身以衣冠人之女兒白地遭此醜誣豈非刻骨難洗之冤乎安女致死之後正蓮之母與祖母來懇曰正蓮年少之兒安女喪性之人雖或造言傳播人孰信之安女今已殺身足雪被誣若復告官兩家子女難免罔赦之律死者已矣不必提說云故矣身聽其言未及自首云崔正蓮招內矣身既幼稚且與銀愛同生娚同學一齋故彼此往來不分內外而安女以狂妄失性之人做言矣身潛奸銀愛至使恩愛父毋移怒矣家而矣身

則初無潛奸之事豈有造言之理云道啓判付內在法

豈有一毫他疑而其情也其跡也其事端之所由作也其

手勢之所以然也爲添罪之階乎抑爲原心之資乎有非

一獄官之所可斷發遣郎官問于左相以聞左議政蔡濟

恭以爲安女做出無根之言則銀愛之憤痛欲報宜無所

不至乘安女獨坐之時猛加手勢參以事情固應爾也雖

然約法之章只言殺人者也初不以其心其情參錯言之

安女誣人律不至死銀愛報毒罪在殺人 上裁 判付

內天下之切膚徹骨之冤憤莫過於貞女之以淫被誣而

冒此名便溺於萬仞坑塹坑可攀而上塹可躍而出此名

欲辨何以辨欲洒何由洒乎往往寃功憤激自經溝瀆以暴其碧碧其情實者間有之銀愛者渠不過十八歲女子耳渠以江漢守紅之跡忽遭溱洧玷白之辱而所謂安女粧出探花之處影閃兲哆箕之饒舌雖在未結縭之前尚且決性命辨眞僞要作分明之身况新緣纔覯於旭鴈毒射復肆於沙蜮一言脫口百喙吠聲拔城之歌四面皆楚則寃功憤徹將判了一死但恐徒死傷勇人無知者於是乎提出床刀走到仇家說得痛快罵得痛快畢竟白白晝刺殺一箇潑婦使鄕黨州閭曉然知自己之無異彼仇之可報而不效巾幗鬚婦既犯殺越反事變幻以丐其僥倖

一褸者流此誠熱血漢子所難辦而又非偏性弱女匿冤憤而自經溝瀆之比也若使玆事在於列國之時則其外死生尚氣節可與聶政妹跡件而名齊太史公亦當取而書之於游俠傳求往在數十年前海西有似此獄案按道者請原之朝廷下褒諭卽命釋之厥女出獄媒儈雲集以千金賭其女終爲鄉班之婦至今傳爲美談惟今恩愛辦此擧於旣嫁之後尤豈不卓然矣哉恩愛特放日前長興申汝倜之傳生出於重倫常重氣節也惟今恩愛之特放亦類是耳兩案梗槩及所下判辭謄須道內無不知人而無倫常無氣節者與禽獸無異則未必不爲風敎之一助云爾

傳曰恩愛事以氣魄之卓然有特放之命而以若强悍雯

若寃憤則初欲下手而未果之崔正蓮安知無更遺銀愛

毒手之慮乎然則欲活銀愛反殺崔漢岛在其重人命之意

乎昨夜適閱審理判辭有此下教此誠浮念則浮念所関

在於人命令該曹枚擧行會該道卽爲嚴飭地方官拈致

銀愛於公庭以更無敢犯手於崔正蓮之意捧侤報營事

分付

又被打子不極救

同年平壤朴中興足踢李光麟卽日致死實因被踢道啓

至親孀婦受賂行媒罪関斁倫不還賂物打殺錢主亦極

兇犯傷痕狼藉行兇自服則獄情無疑鐵案已具而獄老
生奸推諉於不當之人者萬萬痛惋丞施償命云　判付
內至親孀婦受賂欲賣於他人其罪萬萬可殺其心亦萬可
殺本犯之外又犯殺獄萬萬可殺嚴飭訊推斯速捧結案
斷不可已然法律雖重倫綱尤重渠既被縛於人而渠子
來救解之也渠子向縛者極力猛打即天理人情之所當
然若猛打也則光麟之死由於學良若不猛打也則光璘
之死由於中興爲其子者見其父之被縛命在於頃刻而
不猛打寧有如許倫理乎不然則此獄下手重當以學良
論觀此招供學良萬可殺之罪反有浮於中興供中牛鞭

一打之說不可促以雍容言於是乎倫理滅絕卿其挺致
營庭先從學良箇箇嚴訊直捧正犯遲晚仍又具格捧招
以聞法律比倫綱猶屬第二件事以此處分須之道內使
實實之俗知有父父子子之倫道啓朴學良踢殺李光麟
既已承款依例捧結案云 傳曰前此判下之援定元犯
捨却已輸款之渠父另訊於渠使之直捧結案出於重倫
綱也觀此渠之自初吞吐非推諉於渠父即因渠父實當
而然聞此不覺為之惻惻大抵下手重用意緊者渠也然
見其父之被縛垂死之狀而不打縛之者是豈人理乎不
打為罪打豈至於償死考之律文似此情犯應在原恕之

溪女之夫刺殺溪女

十四年庚戌京居曺命根刃刺其妻婢三每卽地致死實因被刺曺完決三每行溪旣不目擊而三處刺刃渠旣遲晩結案取服云　判付内此獄一言蔽之曰不當成獄挽裳者對䜑者爲其夫所殺勿令成獄卽　先朝受教也三每之所爲豈比於此挽裳又豈比於對䜑乎渠以私賤兼有溪物之行朝李暮張人盡夫也其跡甚於和奸其贓滓於登時所謂渠夫命根者特臟腑未具之漢忍憤太過沒覺無雙屢遭奸夫之毒拳流血淋漓不思處置之方及至奸

夫生荷杖之詐厥女逞倒戈之謀命根始不得不千趁萬趄以所佩刀向三每露刃擬脛而三每發惡命根蒼黄於焉之頃淫女殞其命足可謂乾道不可誣藉令三每冤死命根故犯夫殺妻之獄事近過誤情出邂逅而有所生者多傳生典況命根七子一女云爾者乎如渠禽犢尚有一分一人心則反不若豺虎之戀雖由前而殺無惜由後而殺無惜卿等之違越受教徑先完決難乎免於不審卿等推考命根特放

奸夫殺貞女

二十三年東萊孫貞娘獄事　判付內致祠學周世鵬

之莅豐基也有貞女之獄而未得其贓嘗晝寢夢見朱旗三出於鈴庭仍覈正犯而雪其冤矣精誠所到發於寤寐蓋如許而今之獄吏則不然每當疑案未嘗念念存在惟以膚淺見得文之以辭乙仍于疑上生疑轉入三昧是如乎漢高帝置相取王陵之勁直周勃之重厚而以陳平輔之陳平之文難於獨任而然此所以深達治國之體者也今此獄案閱歷五方伯惟尚文辭全無實際一向哀矜惻怛之義固如是乎不但爲獄案寒心爲世道可勝憂嘆血痕之大小道里之遠近果可爲明析之證是隱乙喻左氏所謂及屨殿輪在於傷者不在於傷之者則殺人與殺鷄

之血其大其小適然也非必然也韓氏所謂一日千里在於路則免身與官隷之行其遲其速偶然也非斷然也然而許多行旅必拈總角許多總角必拈貞日則藉使貞日非正犯是良置捉得令明這正犯之前正犯是如云云之貞日豈可無端全釋是旀到今獄老七年之後因一鄭来新之變招遽然傳之於惟輕之科是隱則朴女守紅之寃終無可白之日古今寧有是理屢度行查積成卷軸而騎驢覓驢便成一場閒說話姑依諸議施行期於得實以聞爲旀以若朴女之貞節只復其家不旌其門可謂欠典闕事令付道伯令地方官表其門里以聳邊俗爲旀邑名朝

歌墨子四車則里稱 崇禎書之獄案實非鎬京西方之

意該曺該道知此重正

信川囚崔特赤獄事

判付内此獄案判然有理會處而成獄三年訖未究竟旣

無執贓之跡又無立證之人當初爭端雖緣食畀之暫奪

末後逢場至有酒盃之相勸則夫豈有故殺之意是孫設

使大段爭鬪喫他毒手猛拳是良置眷役非殘喘之所自

力里任非病脚之所自强而及其處暮而取汗脫袴而觸

風寒氣襲其外餘毒注其内則其實致斃之由專係調將

之失宜而遠引十數日前與人相詰之事勒謂之曰業尚

之死非病也打也安有如許獄體是旀屍親之指亦云周

行坊曲有所觸風是如爲有則特赤之尚令滯日有乖欽

恤之意加刑一次放送

京囚方世興獄事 戊午五月

判付内不逢踢而斃不下手而償可謂可笑殺孟浪死跨

在腹上者死流於胯下者生亦可謂秋毫匹雛四人共醉

迷離顛倒褪卽衣冠扶挈腿脚如馬喜戲如鷄觸抵及夫

席散人去酒醒魂返之後過去光景細細想來追理無形

之踢惹憾不意之打忽探囊中舊箴別人角脾曰意者這

漢毆我怳惚譫囈瞪目僵卧雖以若主輩雪寃刷讐之心

左右橫索刑杵扱負一變而追並之金宗海羅櫝數再轉
而執贒之劉宗大爲正犯欲問參證證指爲喙欲尋傷痕
痕損爲有於是乎卿等嗅出一必字言踢則曰足必仰踢
言撞則曰胷必俯撞必之爲言臆度於未然之辭也可活
之獄將一必字而勒成可殺之案將一必字而硬斷凡於
不必然之處無以必然自解此囚之生死惟関一獄之枉
直此路不防自此一必字恐爲剕棘之歸卿等推考劉宗
大身乙特放

盜各衙門印信者斬盜關防印記者杖

謀殺人○凡謀殺人造意者斬從而加功者絞不加功者杖百流三（從而加功謂同謀共殺殺時加功者若雖不下手殺人當時共相擁道或恐嚇遮阻使之無所逃竄加此之類并是加功者）若傷而不死造意者絞從而加功者杖百流三不加功者杖百徒三○若謀而已行未曾傷人者杖百徒三為從者各杖百但同謀者皆坐（同謀者雖是不曾行亦皆杖百）○其造意者身雖不行仍為首論從者不行減行者一等（減行者謂各減不加功罪一等）○若因以得財者同強盜不分首從論皆斬

謀殺制使及本管長官○凡奉制命出使而官吏謀殺及

百盜軍器者計贓以凡盜論盜應禁者與私有罪同計贓從重盜倉庫錢粮不分首從并贓論罪私放囚人與囚同罪

部民謀殺本屬知府知州知縣軍士謀殺本管指揮千户百户若吏卒謀殺本府長官已行者杖百流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

謀殺祖父母父母○凡謀殺祖父母父母及期親尊長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已行者皆斬已殺者凌遲處死謀殺緦麻以上尊長已行者杖百流二已傷者絞已殺者斬○其尊長謀殺卑幼已行者各依故殺罪減二等已傷者減一等已殺者依故殺法依故殺法者謂闘毆條尊長故殺卑幼律論○依故殺罪減等者謂大功以下尊長故殺卑幼者絞若謀殺而已行未曾傷人杖百徒三已傷杖百流二其兄姉故殺弟妹及伯叔姑故殺姪并姪孫若外祖父母故殺外孫并杖百流二若謀已行未傷人杖九

妻妾毆故夫之父祖者與毆舅姑罪同舊舅姑毆故子孫改嫁妻妾者與毆子孫婦同

傷杖百徒三○若奴婢及雇工謀殺家長及家長之期親外祖父母若緦麻以上親者罪與子孫同○凡妻妾謀殺故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并與殺舅姑罪同○若奴婢謀殺舊家長者以凡人論謂將自己奴婢轉賣他人者同凡人

殺死姦夫○凡妻妾與人通姦而於姦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若只殺姦夫者姦婦依律斷罪○其妻妾因姦同謀殺親夫者凌遲處死姦夫處斬若姦夫自殺其夫者姦婦雖不知情絞

採生折割人○凡採生折割人者凌遲處死妻子及同居家口雖不知情并流二安置爲從者斬若已行而未傷

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不分首從斬若私有妖言隱蔵不送官者杖百徒三私蔵天文圖讖私習天文者杖百

人者亦斬妻子流二寫從杖百流三

造畜蠱毒殺人○凡造畜蠱毒堪以殺人及教令者斬妻子及同居家口雖不知情并流二安置蠱有多種罕能究悉事關左道不可備知或集合諸蠱置於一器相食皆盡若蛇在即爲蛇蠱之類造謂自造畜謂傳畜謂造合成蠱雖不曾用以毒人但係堪以殺人者自造人傳畜人教令大并斬若教令者止坐本身妻子不在斷沒之限○若

造魘魅符書咀呪欲以殺人者各以謀殺論因以致死者各依本殺法欲令人疾苦者減二等其子孫於祖父毋父毋奴婢雇工於家長者不減魘事多方罕能悉或圖畫形像刻作人身刺心釘眼繫手縛足如此魘勝事非一端魅者或假托鬼神或妄行左道或呪或咀欲以殺人者各以謀殺論謂如或魘魅凡人及期親以下尊長卑幼者各以謀殺凡人及尊長卑幼已行律論因以致疾者依已傷

[illegible]律論減二等者謂各於已行已傷上減等○若用毒

藥殺人者斬買而未用者杖百徒三知情賣藥者與同

罪謂至死杖百流三

鬪毆及故殺人○凡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并

絞故殺者斬○若同謀共毆人因以致死者以致命傷

爲重下手者絞原謀者杖百流三餘人各杖百謂如甲乙丙同謀毆丁甲係原謀之人雖曾下手却非致命之傷或不曾下手乙却將丁毆傷致命乙合處絞甲不限所傷輕重杖百流三丙係餘人各杖百

屛去人服食○凡以他物置人耳鼻及孔竅中若故屛去

人服用飲食而傷人者杖八十謂寒月脫去人衣服絕飢渴人飲食登高乘馬

私去柈勢之類令至篤疾者杖百流三至死者絞若故用蛇蝎毒虫咬傷人者以闘毆傷論

戲殺誤殺過失殺傷人○凡人戲而殺傷人及因闘毆誤殺傷傍人者各以闘毆殺傷論其謀殺故殺而誤殺傍人者以故殺論○若過失殺傷人者各準闘殺傷罪依律収贖給付其家過失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彈射禽獸因事投擲磚瓦不期以殺人者或因乘高險足有蹉跌累及同伴或駕船使風乘馬驚走馳車下陂勢不能止或舉重物力不能制損及同舉物者凡初無害人之意而偶致殺傷者皆準闘殺傷罪依律収贖給付被殺被傷之家以爲營葬及醫藥之資講曰準闘殺傷罪者謂準闘毆條內殺人傷人之罪爲法依律収贖非如名例律稱準者罪止杖百流三之準若過失殺人者依死[illegible]○若知津河水深泥濘而詐稱

平淺及橋梁渡船朽漏不堪渡而詐稱牢固誑令人過
渡以致陷溺死傷者亦以鬭殺傷論
夫毆死有罪妻妾○凡妻妾因毆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
夫擅殺者杖百若夫毆罵妻妾因以自盡勿論
殺子孫及奴婢圖賴人○凡祖父母父母故殺子孫及家
長故殺奴婢圖賴人者杖七十徒一年○若子孫將祖
父母父母屍奴婢雇工將家長身死圖賴人者杖百徒
三期親尊長杖八十徒二大功小功緦麻各遞減一等
若尊長將卑幼屍圖賴人者杖八十
弓箭傷人○凡故向城市及有人居住宅舍放彈射箭投

擲磚石者笞四傷人者減凡鬭傷一等因以致死者杖百流三減等謂如毆人血出耳目者本律杖八十若如上箭磚傷人杖七十

車馬殺傷人○凡無故於街市鎮店馳驟車馬因以傷人者減凡鬭傷一等至死者杖百流三若於鄉村無人曠野地內馳驟因而傷人致死者杖百本條稱杖百卽傷又至折傷以上律既無文不坐罪若因公務急速而馳驟殺傷人者以過失論謂於街市鎮店殺傷及於鄉村無人曠野殺人者各以過失殺傷人驗罪收贖給付被殺被傷之家其於鄉村無人曠野地內馳驟傷人者勿論

庸醫殺傷人○凡庸醫爲人用藥鍼刺誤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責令別醫辨驗藥餌穴道如無故害之情者以過

夜無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就執而擅殺傷者減凡鬪二等

準盜論因而致死及因事故用藥殺人者斬

窩弓殺傷人○凡打捕户於深山曠野猛獸往来去處穿作坑穽及安置窩弓不立望竿及抹眉小索者笞四十致傷者減鬪毆傷二等因而致死者杖百徒三追徵埋葬銀減二等者謂如折人一指律杖百減二等則杖八十又如毆人至篤疾律杖百流三減二等則杖九十徒二半之類

威逼人致死○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百若官吏公使人等非因公務而威逼平民致死者罪同凡因人有違理之事却用威勢凌逼以致其人畏懼自盡者杖百官吏又公使人等因私已事務倚恃官府威勢將平民凌逼以致自盡

大功以上及外祖父母外孫妻父母女婿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相爲容隱奴婢雇工爲家長隱勿論漏泄通報致令逃避亦不坐

赤杖百○官吏公使人等因公務威逼人致死者律旣無文并合勿論若威逼期親尊長致死者絞大功以下遞減威逼大功尊長致死者杖百流三小功杖百徒三緦麻杖九十徒二半○若因姦盜而威逼人致死者斬如因強盜而威逼婦女身死或和奸因有室碍將奸婦親屬威逼身死之類謂之因奸威逼又如因行強盜雖未得財而財主畏惧自盡或因竊盜財主欲告反將財主用詐威逼身死之類謂之因盜威逼

尊長爲人殺私和○凡祖父母父母及夫若家長爲人所殺而子孫妻妾奴婢雇工私和者杖百徒三期親尊長被殺而卑幼私和者杖八十徒二大功以下遞減謂大功杖七十徒二半小功杖六徒一緦麻杖百其卑幼被殺而尊長私和者減一等謂不限期親緦麻卑幼諸被人殺而尊若妻妾子孫

者杖八十受財者計贓準竊盜論從重科斷（從重謂各以私和及受財之罪相較或私和重於受財或受財重於私和各從重罪科之）常人私和人命者杖六十

同行知有謀害○凡知同伴人欲行謀害他人不卽阻當救護及被害之後不首告者杖百

鬭毆○凡鬭毆（相爭爲鬭相打爲毆）以手足毆人不成傷者笞二成傷及以他物毆人不成傷者笞三成傷者笞四青赤種爲傷非手足者其餘皆爲他物卽兵不用刃亦是拔髮方寸以上笞五若血從耳目中出及內損吐血者杖八

共犯罪者造意爲首隨從減一等○家人共犯

以穢物汚人頭面者罪同折人一齒及手足一指眇人一目抉毁人耳鼻若破人骨及用湯火銅鐵汁傷人者杖百以穢物灌入人口鼻内者罪同折二齒二指以上及髡髮者杖六徒一折人肋眇人两目墮人胎及刃傷人者杖八徒二墮胎謂辜内子死及胎九十日之外成形者乃坐雖因毆若辜外子死及胎九十日之内未成形者各從本毆傷法而不坐墮胎之罪折跌人肢體及瞎人一目者杖百徒三瞎人两目折人两肢損人二事以上謂或毆人一目瞎又折一肢之類及因舊患令至篤疾如人舊瞎一目爲殘疾更瞎一目成篤疾或先折一脚爲廢疾更折一脚成篤疾之類若斷人舌謂將人舌割斷令人全不能說話及毁敗人陰陽謂割去莖物破損外腎[illegible]者并杖百流三仍將

以次尊長當罪○又如婦人尊長與男子卑幼同犯雖婦人爲首仍獨坐男子

二人共犯一人在逃見獲者稱逃者爲首更無證左則決其從罪後獲逃者稱前人爲首則鞫問是實還依首論○若犯罪死發而在逃者衆證明白卽同獄成不須對問

殺人財產一半斷付被傷篤疾人養贍者只科其罪不在斷付財產科

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傷重者爲重罪原謀減一等謂如甲乙二人同謀毆人甲不傷乙毆折一指各以下手傷爲重乙合杖百甲旣原謀不限毆人成傷不成傷合減一等杖九十又如共鬪亂毆被傷者不知下手人名又不知先後輕重若同謀毆人卽以謀首爲重罪其不同謀亂毆傷者以初鬪者爲重罪爲從及非初鬪者減等若因鬪互相毆傷者各驗其傷之輕重定罪後下手理直者減二等至死及毆兄姊伯叔者不減

講曰甲乙同謀毆人甲是原謀又先下手毆折一肢乙爲從後下手毆瞎一目各得何罪解曰折跌人支體及瞎人一目者杖百徒三損人二事以上及因舊患令至篤疾者杖百流三今同謀毆人共傷損二事甲雖謀首先損一事由乙後下手損其二事甲合坐杖百徒三乙合坐杖四流三

保辜限期○凡保辜者責令犯人醫治辜限內皆因須傷死者以鬪毆殺人論謂毆及傷各依限保辜然傷人皆須因毆乃是若打人頭上風從頭瘡而入因風致死之類以鬪毆殺人科罪○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毆傷法謂打人頭傷不因頭瘡得風別因他病而死者是爲他故各依本毆傷科罪如原毆內損坐以內損罪原毆折傷坐以折傷罪之類故謂之從本毆傷法若折傷以上辜內醫治平復者減二等墮胎子死者不減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疾及辜限滿日不平復者各依律全科手足及他物毆傷人者限二十日以刃傷及湯火傷人者限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墮胎皆無問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

威力制縛人○凡爭論事理聽經官陳告若以威力制縛人及於私家拷打監禁者並杖八十傷重至內損吐血以上各加凡鬬傷二等因以致死者絞加二等謂加毆人內損吐血律杖八加二等則杖百若毆至篤疾者罪止杖百流三不得加入於死若以威力主使人毆打而致死傷者並以主使之人爲首下手之人爲從論減一等謂若以威力主使人毆打雖不下手主使者杖八下手者爲從減一等杖七又如毆人內損吐血主使者杖百下手者杖九十之類若毆至死主使者絞下手者杖百流三

毆制使及本管長官○凡奉制命出使而官吏毆之及部民毆本屬知府知州知縣軍士毆本管指揮千户百户吏卒毆本部五品以上長官杖百徒三傷者杖百流二

折傷者絞毆六品以下長官各減三等毆佐貳官首領官又各遞減篤疾者絞死者斬減罪輕者加凡鬬一等

謂加毆六品以下官長減毆制使等官罪三等則是減罪反輕於毆凡人之罪或減罪與凡人輕重一體故合加凡鬬傷罪一等

相毆追攝人○凡官司差人追徵錢粮句攝公事而抗拒不服反毆所差者杖八十若傷重至內損吐血以上及本犯重者加二等罪止杖百流三

毆受業師○凡毆受業師者加凡人二等死者斬若毆至篤疾者罪止杖百流三不得加入於死

又卑毆家長○凡又卑毆家長者皆斬殺者皆凌遲處死

長不當長區別
奴婢者各以凡
人論

毋者絞傷者斬故殺者凌遲處死過失殺者減毆罪二
等傷者又減一等大功杖八徒二小功杖七徒一半緦
麻加毆凡人罪一等小功加二等大功加三等加者加
入於死死者皆斬若雇工毆家長及家長之期親外祖
父母者杖百徒三傷者杖百流三折傷者絞死者斬故
殺者凌遲處死過失殺傷者各減本殺傷罪二等大功
杖百小功杖九緦麻杖八傷重至内損吐血緦麻小功
加凡人一等大功加二等死者各斬○若奴婢有罪家
長及家長之期親若外祖父母不告官毆殺者杖百無

毆夫之期親以下緦麻以上尊長與夫毆同毆傷甲勿亦同

其毆婦妹夫妻之兄弟及妻毆夫之婦妹夫者以凡鬪論

妻之子毆傷父

罪而殺者杖六徒一若毆雇工非折傷勿論折傷以上減凡人三等致死者杖百徒三故殺者絞若違犯教令而依法決罰邂逅致死及過失殺者各勿論謂奴婢雇工違犯教令其家長及家長之期親若外祖父母依法決罰邂逅致死及過失殺者各勿論

妻妾毆夫○凡妻毆夫者杖百折傷以上各加凡鬪傷三等至篤疾者絞死者斬故殺者凌遲處死若妾毆夫及正妻者又加一等加者加入於死○夫毆妻非折傷勿論折傷以上減凡人二等至死者絞毆妾折傷以上減毆傷妻二等至死杖百徒三妻毆傷妾與夫毆妻罪同過失殺者各勿論謂夫過失殺妻妾或妻妾[illegible]

減凡人一等

同姓親屬相毆○雖五服已盡而尊卑名分猶存者尊長減凡鬬一等至死者并以凡人論

毆大功以下尊長○凡卑幼毆本宗及外姻緦麻兄弟杖百小功杖六徒一大功杖七徒一半尊屬又各加一等尊屬與父母同輩者如同堂伯叔父母姑及母舅母姨類折傷以上各遞加凡鬬一等篤疾者絞死者斬○尊長毆卑幼非傷勿論折傷以上緦麻減凡人一等小功減二等大功減三等死絞毆殺同堂弟妹堂侄及侄孫者杖百流三故殺絞依尊長毆卑幼減等論惟毆至死者不同

毆緦父者杖六徒一謂先曾同居今不同居者

毆期親尊長○凡弟妹毆兄姊者杖九徒二半傷者杖百徒三折傷杖百流三刃傷及折肢瞎目絞至篤疾者亦絞死者皆斬若侄毆伯叔父母姑及外孫毆外祖父母加一等罪止杖百流三不得加入於死刃傷以下上同過失殺傷減本殺傷二等故殺凌遲處死卽卑幼與外人謀故殺期親不限造意從而加功不加功凌遲○兄姊毆殺弟妹及伯叔姑毆殺侄并侄孫若外祖父母毆殺外孫者杖百徒三故殺杖百流二過失殺各勿論若毆至篤疾者律既無文并不坐罪

毆祖父母父母○凡子孫毆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毆夫之

父祖之尊長毆父祖只宜救解不得毆毆則依毆尊長律

夫之父祖共妻之父祖相毆子孫之婦不可毆夫之父祖毆則依本律

六徒一嫡繼慈養母殺者各加一等（非理毆殺杖六徒一　故殺杖七徒一半）致令絕嗣絞（不限毆殺　故殺絞）非理毆子孫之婦及乞養異姓子孫廢疾者杖八篤疾加一等○子孫毆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毆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毆殺之違敎決罰致死過失殺各勿論

父祖被毆○凡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毆子孫卽救而還毆非傷勿論折傷以上減凡鬪三等死依常律○若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卽時殺者勿論（其父祖子孫相率同謀共毆人者仍依凡人首從論）

咸安婢春玉復夫讎議

禮與律皆有爲父母復讎之文則妻之於夫義無異同本非闕文且已於其夫逢光致死之時發狀告官則與元不告官者有異及其讎人相見殘弱女人誠難執捉詣官以此言之不告官擅殺之罪亦似不當施於此女觀其積慮處事義烈足以警俗其在朝家勸懲之方有可褒而無可罪

校刺 収手 起手

